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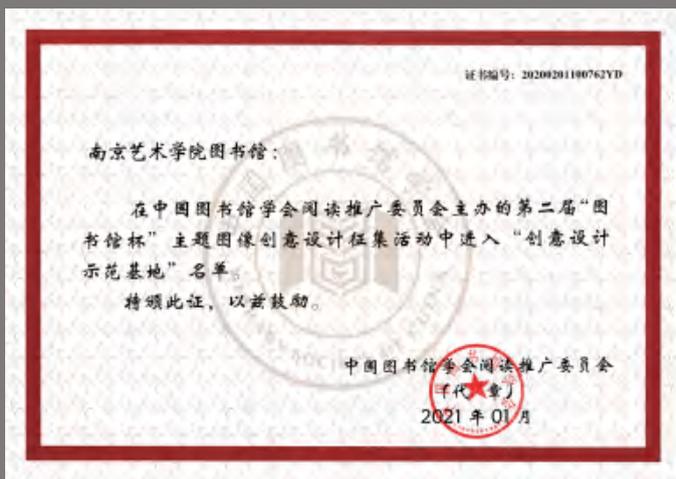
# 一品閱讀

偉  
勿  
紅

2021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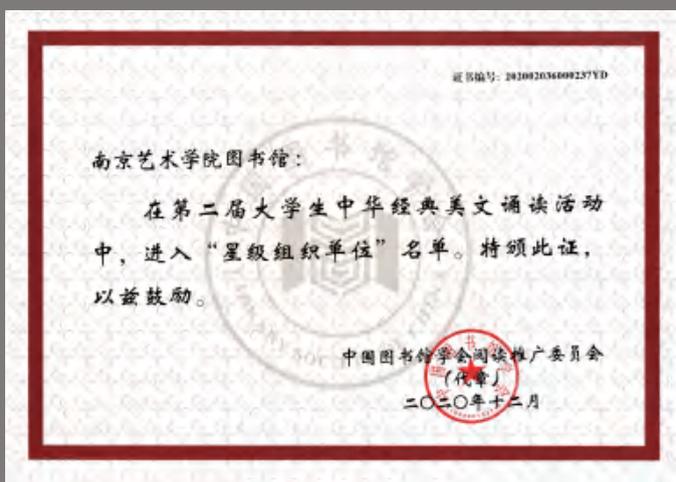
侬女霓裳图 李波 200cmX200cm 2020年 (入选第十届“民族百花奖”中国各民族美术作品展)



图书馆获得“创意设计示范基地”称号



图书馆获得“品读汪曾祺”活动“优秀组织奖”



图书馆获得中华经典美文诵读活动“星级组织单位”称号

# 一品阅读

停  
匆  
一  
瞬

2021年第1期

总第21期

“寻梦·圆梦·逐梦”征文专辑

刊名题签：刘伟冬

主 办：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逸品阅读协会

编委会主任：李向民

编委会委员：陈 亮 王东舰 孔庆茂  
刘春华 陈小磊 夏媛媛  
连朝曦 王 莉 季培培

本刊顾问：徐 雁

主 编：陈 亮

副 主 编：王东舰

执行主编：孔庆茂

编 辑：连朝曦 赵歆璐

封面设计：夏媛媛

---

投稿邮箱：njartilib@126.com

联系电话：025-83498718

联系地址：210013

南京市北京西路74号  
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稿 约

《一品阅读》是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馆刊,由图书馆和逸品阅读协会共同主办,主要为大家提供一个读书指导与交流的平台,倡导阅读,推广阅读,营造良好的校园读书氛围。本刊校内免费赠送、取阅,校外与各图书馆之间互相交流。

为办好本刊,诚向各位老师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征稿。欢迎大家提供下列内容的稿子:

1. 关于图书馆与读书的文章,如名家的读书生活与读书治学方法。
2. 关于南艺校园读书与学习生活的稿子。
3. 推荐您认为最好最有价值的书籍,你的读书体会与阅读感悟。
4. 有关艺术鉴赏的稿子。

投稿请以首创为主,文责自负,杜绝各种抄袭剽窃。对于采用的文稿,赠送样刊,酌致薄酬,以致谢忱。

投稿请发至《一品阅读》电子邮箱:njartilib@126.com

《一品阅读》编辑部

# 目 录

鸽，梦与风筝 .....	朱奕霖	01
乌鸦与写字台 .....	李 想	05
逐梦篇		
——沙丘上我迎来黎明 .....	陆星元	09
梦如金绿石 .....	赵 亿	13
惊堂木 .....	王牧一	19
圆梦：我与南艺的故事 .....	刘梓萌	22
用文字收拾行李		
——Farewell, my friends. ....	张牧笛	24
我与南艺的故事 .....	胡若楠	27
道阻且长 .....	陈文玖	29
追寻南艺的漫漫录 .....	刘若云	31
艺术病 .....	陆榕怡	34
破晓并非刹那 .....	宫婉虹	39
我心里有一簇迎着烈日而生的花 .....	姜芷雨	41
逐梦·光的方向 .....	沈昀芑	44
遇上黄瓜园以后 .....	陆秀俊	47
邂逅·相遇·南艺 .....	李美晨	49
南艺，梦之所向 .....	许欣慧	52
赴约·那束光 .....	罗元杰	54

寻梦·逐梦·圆梦 .....	魏圆圆	57
秋日梦境 .....	李雯	59
星辰闪耀时 .....	董静因	61
青春韶华，不负追梦 .....	朱奕霖	63
梦的自述 .....	吕雯蕙	65
行在南艺 撷芳掇华 .....	葛阳	67
南艺，我终与你相遇 .....	刘宇辰	70

## 鸽，梦与风筝

◎ 朱奕霖

### 寻 梦

很多时候，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去哪儿才好。

人大抵一生中都会有这么个阶段，坐在课堂上，撑着头，翘着的笔杆里挥散出瞌睡一般的雾，雾积得越来越多，就这样形成了梦，但终究是精神焕发的产物，见不真切，只是团团绒绒，让人知道它在那里，虚假的心安。

而少年梦里的青鸟，到底要去哪里寻找，或许是很难讲清楚的事情。

彼时艺考，站在百岁泉的时候，冷冰冰的衣服贴着皮肤，颇有落魄的感慨，踩着一旁的积雪，徒步找着考试的院落。

头一天晚上守在酒店的时候，南京城下了第一场雪，白花花的，很有味道，我一个人捧着红茶，看着落地窗前面唯一的路灯，却引伸了一片凄凉余韵，雪花纷纷。为了学业，只身离家的人不在少数，而我来这里找什么，迷茫得像山谷的回声，毫无意义。

抖动起来的雪，匍匐在你身边。

我没有了解过这些，因而在校园里看到成群的白鸽格外欣喜，大多数的待考生或许早就对此有所听闻，在这里合影留念，手里抓一把从职工那里讨来的杂食，鸽子便匆匆地往你这里奔走，一点也不怕人，说来好笑，它们或许习惯了不怕人的生活，但我远远没有习惯。

只好抖擞掉身上所有可能招引它们的玩物，走向一边去细细看着，它们不知道为什么，又乍然飞了起来，扑扑腾腾绕着演艺大楼那边飞，却始终打着圈，绕回音乐厅，最后分成层层叠叠的白雾，一部分飞舞着落户影视学院上头，一部分又不急不徐地踏在石阶上要宝。

然而没有宽松的环境，白鸽是决计飞不起来的，能在这里欢快安宁地徜徉，

很有适宜居住的风味在里头，人类却不一定这般满足于居住。那种无色无味的精神力量，或许在这里也正和白鸽一样的疲软与自由。

青年人需要什么，很多时候也竟然难懂得。每个人心中的梦想是被压抑住的，当然人皆是不尽相同的，那种信心满满，欲上九霄的学子同志，或许自始至终都有他们的目标和梦想，但更多的是，疲乏于升学，满眼血丝的迷茫与不解，重拾起梦想么？便有一种类似于中国古代婚姻式的妥协。

大多数的梦想已经濒死，在教堂里等待着希望和救赎。天窗开放的那一天，有的人搭载着气球，如梦如幻地飞上云霄；而有的人，时间太长了，只好在亦步亦趋中，重拾自己的梦想。

台阶上滴滴答答，孱弱的小脚丫，一只好奇的白鸽一蹦一跳地下来，吓人似地展开翅膀，从我头顶上飞了过去。

## 圆 梦

“查询的时候，上头写着合格，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通过了……”父亲如是说。

那个时候，正逢春招，疫情的影响，校园里头人心惶惶。

所有人的心里头对前途的定义，都已经产生了磨灭的变化，桌上贴着上海某校，信誓旦旦的前桌，不知不觉地已经替换。

命运时常喜欢捉弄人，我每日活在担忧之中，任何一个举动，都可能改变既定的人生，到底是坚持不被看好的己见，还是跟随大流，默默地沉沦下去。

直到父亲来了一通电话，告诉我，合格。

刹那间，得到的并不是猛烈的喜悦，恰恰相反，我的担忧与日俱增，这些来自于什么，我不太好说。虽然不是个神神叨叨的人，但当时我的信念就是，这份来自于上天的礼物，来自南艺发放的专业合格证书，不能这样荒废。

梦想如果从这时开始诞生，实在是很羞耻的事情。

看着南艺标志性的的大门，我想，梦想如果从这里开始，将是一件引人骄傲的事情。

一夜之间，我从一个没有根，前途迷茫，无所事事的人，变成了一个有目标，有追求的人，何等的魔力，让我今天也要赞叹一二。

走过了高考的薄雨，回校的大巴上，我撑着头，考量着所有的可能，剩下的，唯有等待二字而已。

转眼间，拎着行李箱的我，已经刷着身份证，走入了秋季的校园，古朴风尚的星光大道，稀稀疏疏的落叶梧桐，左右傍着的北欧小楼……只觉得那个时候，连风都是怡人的，踏在沥青石板上，树影迷离，暖阳微燥，走着走着，疑心自己溜达在什刹海的公园，但转身才发现不是，凉风吹得人体酥散，懒懒洋洋，说不出来的快意和欣喜，感觉处处都可爱，处处都明朗，更有种溜达在自家后花园般的洋洋得意。

倘若热爱音乐剧的人，是很会有感触的，遇到喜欢的地方，扭动起身体，便不觉心灵都跟着律动，但好在我没有拎着行李箱做出什么，因为我害怕被人笑话。

接到通知书的那刻，我是略有自负的，我在当天说道：

“这个城市有一天会记住我的。”

梦想圆不圆满，并没有，只是跨入了自由的象牙塔，谁人还不轻狂一些。

旧日的压抑已经笑解，日后千千万万里的梦想，我看到精神和思想在百岁泉的上空随风而舞，我是满足了，同时也并不仅仅满足于此。

听到天边的“咕咕”，原本停留勘察的白鸽们，再次扑腾飞起，朝着当阳，洗礼以迎来新的致敬。

## 逐梦

初来乍到，但梦，依旧强大。

在封闭的时光里，忍辱偷生，终于换来了清明的四年光景。梦想虽然起步晚，来得晚，但是追逐的时刻，并不比任何人短，甚至颇有危机感的我，认为一切早已时日无多。

无数个累倒在电脑前的深夜，各位或许认为是大四考研的生活常态，现实却并不如此，身边的强人太多太多，并无一技之长的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码字，写稿，誊撰，然后再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拒绝，修改，退稿，还有获得与努力极不相称的稿费。

我这个人，最热爱树立假想敌了。无意当中碰到的某位学长，听到他们讲

述着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看着他们意气风发，这些都是十分刺激我的事情。诚然，这一切并不是由嫉妒引起，而是恐慌，对自我不认同的一种恐慌。

父亲说，这种恐慌，能够让你更强大。

教官嘱咐站军姿的时候，无意当中说道：“人要有梦想，还要有坚持追梦的勇气。”

晚曦中的江苏电视塔唤来古灵的候鸟，夹带着南艺的白鸽，摩登高耸的演艺大楼依旧不声不响，看着这一片土地上刚刚降生的希望生灵，一个个梦想随着汗水默默凝结成霜。

教官抬头看向那一群盘旋的，不知名的鸟。

这些都是很意象的东西，真正走到图书馆的迷宫，或许梦的风筝，才真正引人注目。

那是一个我不敢言语的场所，脚步是无比沉重，生怕轻浮气息打扰了在此修行的常客，但这里是我爱的地方。

图书馆书桌上的台灯，层层叠叠，像一团团光晕一样，原木质感的书桌书柜，一群埋头不语的人。

田野上的风筝，豆麦蕴藻的风，人人都在欢快地追逐梦想，外人看到图书馆里的埋头，却看不到他们精神的放飞，那才是一种纯粹的自由，为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是我们一直匍匐想要到达的终点。

我默默地退出，重新摁下台灯，戴上眼镜。一切梦想，回归原样；一切梦想，重新起航；一切梦想，在此地，暗暗发芽。

风筝在自由地飞，放风筝的人，也不会是在地上的，他们飞在风筝一旁，和梦想一同前进，穿过汪洋，伴着白鸽的敦敦耳语，一直追到，精神世界的尽头。

朱奕霖，传媒学院 20 级本科生。

# 乌鸦与写字台

◎ 李 想

爱伦坡有一只乌鸦，叫着 nevermore；爱丽丝有一个梦境，在那里，乌鸦会像写字台；我在南艺有一张写字台，画着我在南艺看到的乌鸦。

——题记

## 寻 梦

我记得我大一懵懵懂懂的样子，甚至记得第一次作为南艺学子踏入南艺校园的情景和心情。只是记得，也仅仅是记得。一去不复返的不仅仅是时光，还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的一切，谁也回不了头，我再也不会是那时候的人了。就算真的可以再来一次，一切也不会如初了。况且，我没有勇气再经历一次。

如今的小女孩处理学校冗杂事务仍算不上游刃有余，却已经靠自己一点点摸索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门道，当然是用无数沉重的代价和惨痛的教训换来的。我从来不是个有社会性和适应性的人，只不过是在为终于学会了自我保护而有些扭曲的欣慰。那时的我天真无知，却是我现在再也无法企及的模样，那时候我固执地做着无用的努力，固执地在濒临崩溃的边缘坚持，固执地在注定的毁灭来临之前仍然在徒劳地挣扎。我唯一清楚的，现在也庆幸自己有这份清醒的，是人生不过是从一个苦海跳入另一个更大的苦海，而人们跳进下一个苦海的时候，总是自以为是地以为是“解脱”。而我明知如此，在每一个苦海里时却还是想着脱离这个苦海，等到落入下一个苦海时，不算追悔莫及，却着实是只能追忆，和大多数人一样追忆着似水年华。这是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天，甚至还要在这之前，就深深体会并明白的。我一辈子也许都跳不出这个圈，并且并不指望能解开这个诅咒。

这是梦开始的地方，或将是梦结束的地方。有的梦破碎得很快，刹那间就可以成为碎片，而噩梦很长，长到没有期限——你永远也无法摆脱，不管你知

道或是不知道。

作曲曾经真的是我的梦想。不过，也仅仅是曾经，有些感情生来就只能用来怀念。爱过永远不是爱着，而爱着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变成爱过，这永远都是无力的，再强大的人也有这样一份无奈。人可以天真几次？犯几次傻？奋不顾身几次？如果世间没有能让你义无反顾、不顾一切的事物或许也不是什么坏事，起码你不用受太多伤，走投无路的机会会少很多，遍体鳞伤的人也许会这样想。不是所有人都想要人生有趣。

努力过，却不能有片刻的满足感和成就感，终于放弃了。拼过，累了。玩过命，确实没命玩了。世人若觉得不够，我也只能勉强到这一步了。

我曾经以为我喜欢音乐喜欢作曲，所以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多么不现实，我还是学了音乐，学了作曲，这大概是我任性的一件事了。可当曾经的喜欢变成了鸡肋，到后来变成了折磨和煎熬，那时候我才明白。有一种“喜欢”仅仅是一种“渴望”，可望而不可及，而触不可及到最后只有放弃，或者被抛弃。如果你不能为“喜欢”献身，只能说，远远不够。“喜欢”也许是能让人赴汤蹈火，但不是所有人看不见一线希望都能继续喜欢。我的确做不到为了音乐献出一切，也许从来做不到，所以我不配。我很早就看到了结局，我对一切都有所意识和察觉，只是终究还是一条路走到了黑。我妄图改变命运，但是命运早在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尘埃落定。也许命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不能改变，只能战胜。也许的确有这样的事物让我愿意为之品尝所有的痛苦，但并不是音乐。

## 圆 梦

我的大一、大二用“水深火热”来形容丝毫不夸张，而且我觉得实际情况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学作曲系的难度若说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是断然不可能一腔孤勇就考进来学的，但是想象与实际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十万八千里。“流创”（流行音乐创作）专业素有“秃头系”之名，后来又多了“打谱专业”（因为写作品要打谱，而且体量很大）、“扒谱专业”（因为动不动就得扒谱，就算我从来听不出来也扒不出来）等名号。十几门专业课把每周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且每门课还有艰巨的作业要完成，到后来我们班比起上专业课，更害怕做专业课的

作业。每次听到布置作业都胆战心惊、如临大敌。比如扒谱作业，我花的时间永远是同班同学五六倍，可是我还是听不准确或者干脆扒不出来；比如视唱练耳作业，后期练耳要听和弦连接，视唱要唱双声部，为了应对这两项“不可能的任务”，我天天泡在琴房练习，要知道我高中可是三和弦都听不对、单声部都唱不好的人，即便后来视唱靠成百上千的谱例硬练出来了，练耳还是收效甚微，练到最后，我都要麻木了，我觉得我不是在唱视唱、听音，我只是在练习，徒有烦躁和疲惫，毫无自己在欣赏“音乐”的感受。为学业忙碌的日子并未让我倍感充实，也没有让我领会万分努力抵过一分天赋的道理，唯一留存的只有零星的知识。

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仍然没有放弃，比如讲座会场常客的身份，不管多忙，只要我知道，只要我没课我一定会抓住任何机会去听讲座；比如看画展，虽然我知道对于我的专业这像是“不务正业”，我也从未接触过专业的美术教育，但是这种感觉很奇怪，渴望得到一些虚无的东西，得不到什么却渴望得到什么；还有对待每一份作品分析作业的执着，每一份分析我都竭尽心力，尽管经常得不到认可，但是要求五百字的分析我还是经常不知不觉就写了两三千字，这是一件极其痛苦又极其快乐的事情。我一直在想，我真正喜欢的东西好像越来越少了，我不想有一天连写分析也像作曲一样，让我感到那样一种厌恶，我希望我在写分析这件事上一直能这样痛苦并快乐着。

## 逐 梦

大三是一个转折点，尽管我此时刚踏入大三，不算“盖棺定论”。大三的课少了很多，有一部分得益于我大一大二就把一些课修完了。课少了也就相对轻松了很多，甚至我都感觉有点不真实、有点不适应，一下子又不太敢闲下来，好像一根弦之前崩得太紧了，一下子放松就会断掉。不过可做的、想做的事情有很多，光看书这一个就足够让我觉得充实了。现在我有时间去丰富我感兴趣的学科（诸如心理学、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等等）的知识。此外，我们专业分了小方向，我选了我擅长的也是我最喜欢的理论方向，其实这是大二下学期便落实的事情，但是那时我正晕头转向，感觉不如现在明显。也许理论方向于我如鱼得水。我的很多同学不理解我们专业分方向的政策，但

是我很感谢这个政策给了我一个机会，做我能做且想做的事情，也感谢它让我有了与小课老师接触和上小课的机会。能遇见我的小课老师，我很幸运，也很幸福。他学识渊博，总能给我启发；他温和耐心，包容我的个性，总能看到我的闪光点。

这样宽松的氛围也许比紧张的节奏更适合我，我第一次觉得一切都在变好。也许就像老师说的那样，“你喜欢的不必受专业的限制，喜欢，现在就可以开始。”

李想，流行音乐学院 18 级本科生。



张雪 《blue》

## 逐梦篇

——沙丘上我迎来黎明

◎ 陆星元

南艺的月光泼了满地，激荡起一圈圈夜的涟漪。而我在沙丘上迎接黎明。

——题记

上周一的夜晚，结束复习的我抱着绘本匆匆迈步，朝远处宿舍明亮的灯光踏去，独自一人，像只离群索居的白鸽。从浸满清牛乳一般的广玉兰香气的美院，走到月色温醇静默的百岁泉，这距离实在算不上远，如今却也作为已然圆了南艺梦的儿女，走到第三个年头。

开学后，宿舍里的所有姑娘们仿佛一下子有了人生新目标，哗啦作鸟兽散，一边盘算着未来，一边泡进流动的颜料和灯火通明的图书馆。我呢，则作为王二的门下走狗，躺在床上想：“这一年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后羿追逐太阳的路上，越靠近光芒，身后的阴影便越发浓烈沉郁。而我尚在沟渠的最低处与爬虫作伴。对俗世的成就、精神世界的饱足，我仰望阴蓝的天，近乎贪婪地觊觎着那片色彩。但话说回来，究竟什么东西是我最想追逐一生的？

我在南艺有个隐秘的好友，名字倒也生猛，叫大壮。此人素来满嘴跑火车，今年暑假里我们自驾去西北的沙漠看星河，晚上躺在帐篷里聊起这几年的日子，他推着我：“阿元，在南艺的这几年，你其实做了很多闪耀的事喔！”而我没空理他，缩在帐篷里不吭声，望着天辨认星座。像筛子筛麦粉，星星的眼泪在洒落。暗绿色的风呼啦呼啦地拍打在帐篷上。

半晌，我轻声回应他：“可我很害怕做太多，最终也错太多。”人生目前所经历的种种，都还不过是拿着毛笔蘸饱墨水，却迟迟不肯作诗的状态，可叹，

可逊。

是的，回头看去，我就这样消散了懵懂余温，敲开大三精巧的玻璃门。白日我创作些拙画，厚着脸皮和老师们交流讨论，埋首于社团与新媒体的工作，再挤点时间写文章——我似乎永远怀着无限的热情奔走飞驰。夜间虫鸣伴枕，我却软弱下来，咀嚼着那些芝麻点样的成绩，那些缺少理论支点的自大，小心翼翼地倚靠在这处本科旅程的驿站——这最最纯白的象牙高塔。夜长、梦多。其实我从年少开始便很少做噩梦了，因为最大的恐惧源自现实。我想忘却那些丝缕的挣扎与已逝的时光，偏苦于无法做到。因此我时常害怕新的梦想已然种下，明日却未知，澎湃的心是否会败给胆怯的灵魂？即使我有着无限的热情与渴望……

大壮熬不住夜，又瞧我陷入渺渺沉思，他挠挠头顶，嘴唇啜嚼着摩擦碰撞了几个来回，终是叹气摇头，钻进帐篷里去睡了。没一会儿便传出平稳的鼾声，真是没心没肺。

我起身，裹了酒红色的巨大围巾，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帐篷的群落，朝附近黑漆漆的沙丘上攀登。今夜我有一种模糊的冲动，想穿过透明的空气抓住些什么，断不愿安然睡去。想高声吟唱、创作些诗歌，可这会打扰到沙漠的静夜——在沙砾与星园之间，人类是最无足轻重的，也许还没有一只表皮光滑灰白的沙地蜥蜴可爱。在自然的壮阔苍茫里，我踏着温凉的沙粒行走。

唰，忽然起了一阵大风！我正试图以狗刨姿势向沙丘顶峰发起冲击，一下没有防备，被沙子呛得剧烈咳嗽起来。像是从黄土地的尽头吹来的，满天满地的沙子在一瞬间被无形巨手野蛮地掀了起来，怒海狂浪一样网住了天地，粗糙细密的沙子轰鸣贯耳，扑进嘴巴耳朵和一切缝隙里，搞得我懵了几秒，狼跌在地上。似乎是小型的沙尘暴，我爬起来大喊了几声，耳边只剩下铿锵肃杀，蹉跎黑夜此时透过深渊的壁垒凝视，品味着我的狼狈。

我又躺倒在黄沙里，晕得一塌糊涂，但大脑竟前所未有地清晰起来。

我预知到我的前路——这首无字诗，这寂寥却即将无比精彩的一生，会像奔赴这星河照耀下的无垠荒漠，有良辰美景奈何天，有无数柔软与凛冽撕扯下生出的荒芜与茫然，当然，也很可能遭受强劲风暴的侵蚀，从此陨落。

但就要为此惧怕明天吗？就要为此放弃触碰光芒吗？不，我深知所有，但

仍要追逐。我不要归剑入鞘，那还太早，只有出鞘亮剑踏风追梦，命运啊，尽管将这激烈强劲的锋芒烙在苦难铸成的石骨碑上吧！那时即使我死去，也会飞上天变成一颗北极星——因为我终于发出了光，那么便不用再惧怕黑暗。我只是终于能安然地睡去，因这一辈子也曾将灵魂点亮，拼搏过、战斗过。

而身边，早已燃起漫天星河。每一颗星星，都是数万星年之外，某位孤独的人用一辈子来实现的痴梦。即使相隔着此世所有霜雪山河，我仍能踏过时间的洪流感知到，它们并非一团高高在上的虚无气体，它们曾不顾一切地、忘我地燃烧。

我睡去很久很久，久到风沙不知何时停了。我茫茫苏醒。

目之所及，云层铺开在遥遥天际，大块小点的云团像终年不化的雪山山脉似的，连绵点缀在嫩橙金色的大洋暖流里。

我突然间有了无穷的力量，像骑士冲锋一般发狠地朝沙丘的最高处奔去。三两步终于爬上顶峰，我高大的身形与日出重合，和永远相逢，我在沙丘上迎来黎明。

黎明的气味透过母亲的胸腔蓬勃散发出来，太阳的光辉万箭齐发，射向尘世的每一寸大地。幕布中央那团遮天蔽月的火光，从轻声呢喃到发出金黄色的咆哮不过十几秒。我矗立在沙丘上聆听，久久不归。那是我此生看到的最壮丽的画面，以至于眼角潮湿，忍不住在心里落下泪来。鼻腔的酸涩与心跳的鼓动交织鸣响，我竟变得那样安心，我知道我永远不必害怕什么了。

也许人生最有价值的奇点，不是最后功成名就，沐浴在镁光灯下，而是对未来正充斥着期待与不安——换言之，追逐梦想最好的时候，就是此刻，而心已冲破牢笼粉碎懦弱，将命运牢牢把握。

就像《悟空传》所言：“哪怕是野火焚烧，哪怕是冰霜覆盖，依然是志向不改，依然是信念不衰。”

大壮过来了，在沙丘下的不远处向我挥手，催促着叫我回去。他没睡醒，一脸错愕。

我没有理会他，挥舞起身那片酒红色的大围巾，向着风用尽全力朝着远方喊了什么。

大壮事后叫我把这句散在风里的话也记录来下，我不愿意。因为那夜星星

的光辉灿烂我无法复述，那份为梦想、为有尽头的人生拼上全部觉悟的心情，也绝不是虚假。我已经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是的，这是我逐梦之路上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不要害怕品尝失败、踏足弯路，不要忧心春宵苦短，道阻且长。勇敢追梦。

——后记

陆星元，美术学院 18 级本科生。



陆星元 《薄脆的风铃》

# 梦如金绿石

◎ 赵 亿

## 寻 梦

我的梦，是一颗藏于遥遥山脉中的亚历山大金绿变石，当普通的日光拂过，它仅呈现为青涩隐忍的绿，混迹沙砾中，而一旦有特殊的白炽灯照明，它就迸发出成熟而神秘的紫红光芒，终有人为它叹为观止的美所吸引。梦如金绿石，南艺，便是照透我梦的那盏白炽灯。

成为首饰设计师，仿佛就是我与生俱来的梦。无论是镶嵌于项链上的璀璨钻石，发钗上悬挂的、眼泪般的珍珠，亦或是由粗糙打磨至光滑的戒指，由坚实雕刻至镂空的银手镯，都对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像一个魔咒紧紧缠绕着我。当我清醒的时候，这个梦鼓励着我去疯狂奔赴，保护我抵抗与现实摩擦时阵阵袭来的痛；当我熟睡时，夜晚仍熄灭不了它的灼热，它还在不断地生长着、蓄势待发着……

二零一九年九月，我初入南艺工艺美术系，便早已立下了决心，在大二专业分流时，定要进入现代首饰艺术专业。众所周知，历年来首饰专业对大一的绩点要求非常高，在一百多人的大系中，竞争不可谓不激烈。故此，在专业课的学习中脱颖而出，是至关重要的。或许大一的基础训练略显枯燥，但唯有兢兢业业地学习，不断提升审美与动手能力，才能在未来将心中酝酿已久的设计付诸于真实，以手工构建出属于自己的理想国。

从设计基础一至设计基础四的逐渐尝试，我深切感受到，寻梦是一个不断追赶，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

设计基础二的课题是“秩序”。老师让我们寻找生活中有秩序的图像并加以描绘。我观察过鱼鳞错落有致的排列，抚摸过植物清晰的纹路，但唯有宝石切面的秩序，让梦想成为首饰设计师的我凝神沉思，产生了勾勒、绘画的热情与冲动。

宝石正是因为有秩序的切割而产生耀眼的光泽，变得弥足珍贵。从质地而言，它的硬度几乎无坚不摧；从情绪上，我却能感受到它的纤细、敏感与脆弱。任何不慎为宝石带来的瑕疵都是那么难以容忍，以至于令它失去价值。而精益求精的工艺却能为它锦上添花，这也是首饰设计师的才华所在吧！

梦想着触摸真正宝石的我，此刻只是在水彩纸上用铅笔打着网格，用手绘的语言，描述宝石切割的秩序。然而我秉持一丝不苟的态度，让所绘每一个棱角的度数都无比精确，每一种颜色的渐变都美轮美奂，好像这些作品即将浮出纸面，镶嵌在我的灵魂里。

偶有路过的老师看见了我的作品，她不经意地说道：“如果你进入了首饰专业，就可以学习系统的首饰制图表现与技法了。”

她淡淡的一句话，令我对首饰专业更是极度地向往。在设计基础二中取得高分的我，不愿就此浅尝辄止。对亲手创作一件属于自己的首饰，产生了不可遏止的期待。

终于，在设计基础四时，老师为我们定下了“植·物·记”的主题，要求我们以植物为灵感，设计并制作首饰。

我暂时没有能力拥有珍贵的宝石，更不会操作精密复杂的仪器，但设计的思维是不会被限制的。只要有心，万物皆可打造为艺术品。我观察到一种名为造花液的材料，它在密封的盒子里为粘稠的液态，当浅蘸一层于铜丝绕成的封闭图形之上时，便化作轻薄透明如花瓣般的形态。

由廉价的造花液打造的首饰，因设计师的心灵手巧而变得价值不菲。控制铜丝的形态使其趋于完美，同时还需保持造花液敷于图案上的厚度均匀无气泡，这并非易事。

除造花液外，我以草莓晶石、玉髓为原料，以蔷薇花的姿态为雏形，创作出系列的项链、耳环与戒指等。在打造的过程中，我常感受到，这些材料与我保持着同一频率的呼吸，当蔷薇花在珍珠链子上绽开，仿佛我也是一朵花期短暂的蔷薇，仿佛这手工的花朵也生出了血肉，仿佛我们本就是一体……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套首饰！这是梦的起点！

我多么希望，未来我可以有一件作品，让人们感慨，这么美丽的首饰是真正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吗？我又何尝不愿，若我短暂的生命不得不逝去，人们

会惋惜，这世上永远不会再有那样的作品……

在漆黑静谧的夜里，我执笔绘出的宝石熠熠发光；在简朴的小桌旁，我以铜丝缠绕出的蔷薇开出浪漫的色彩；在我用风铃搭成的装置艺术之下，我默默祈愿在二零二零年可以进入心仪的首饰专业……

平凡的我，前途未知的我，在这场成为首饰设计师的梦里，化作了一颗天然的亚历山大变石。学习与思考尤是一把锋利的锉刀，生活的磨难又如薄而富有颗粒感的砂纸。在寻梦之路上，让我沉溺于思考吧！让我被刀光剑影所切割，让我被轮回着打磨！我需要磨难带来的痛感让我保持清醒，我需要迎难而上！

这缄默不语的绿，终幸逢南艺的白炽灯光，渐转为盈盈的紫红……

## 圆 梦

二零二零年九月的清晨，当我手持着锉刀与镊子，步入南艺车间的首饰工作室时，这一切仿佛是那么不真切。

那第一排的第一个工作台，就是属于我的位置，是我走向圆梦的地方。

我抚摸着木质桌上的千疮百孔，那是为首饰打孔时遗留下的痕迹吗？我凝视着烧杯下沉淀的黑色固体，这是否为冶炼金属后洗不净的杂质？我摩挲着陶瓷杯中剩下的不规则铜片，是谁曾在这里练习切割，清脆的“叮当”一响，掉下这小小的边角料？

这间首饰工作室是多么熟悉而又陌生啊！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地方！

曾经，大一的课程何其辛苦，每当我感到难以支撑时，我都悄然至此，远隔好几步的距离，观察着前辈们挥汗如雨地敲打、锉削着金属。偶有学姐从保险柜中取出她千锤百炼所做的银制戒指供我欣赏，我便小心翼翼地托在掌心，充满了羡慕。

我深知并相信，有一天，我也会属于这里。

当我于七月得知大一的总绩点为三点八四时，好多话，突然失去了喊出来的必要，我感到心中盛满眼泪而又无比安心，只是无比坚决地告知老师，我选择现代首饰艺术的小专业。

工作台上专业的设备，在我眼中是那么神秘而值得探寻。用惯了亲切的画

笔与颜料，我在刻着苍劲纹路的锉刀、高速旋转的电钻、透出阵阵烟味的喷火枪前，像是来到了新的世界。

在老师介绍了首饰的材料与工艺后，我们将以黄铜为原料，进行锯割、锉削、焊接的基本功学习。眼观老师为锯弓搭上锯丝，轻松地在坚硬的黄铜上割开流畅的线条，我也跃跃欲试。然而在我的手中，锯弓却显得不那么灵巧了。我的锯丝像个不合格的花样滑冰舞者，在黄铜板的溜冰场上，冰刀划出笨拙的粗线。偶有不慎，锯丝被拉断了，舞者也就此夭折。

经过对老师操作时的仔细观察，以及自身反复实践，我总结出锯丝被拉断的两大原因：一是在为锯弓安装锯丝时，锯丝没有放直，不够紧绷，锯弓上的旋钮没有拧紧；二是在切割黄铜时，向下的力没有与工作台保持垂直，切割时没有朝同一个方向作用力。

所思所学二者不可分离，最终我也在黄铜板上成功切下了六芒星的图案，因为欣喜，那氧化后发黑的黄铜材质，也犹如金子般灿灿生辉了。

学习首饰艺术，可谓是风险与魅力并存。在黄铜板上打孔，更令我紧张得仿佛听见心跳。若钻孔器在手里失控，接触到皮肤，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排着队伍，逐一尝试钻孔。当轮到我时，后背已蒙上一层细汗，我脚踩着踏板，随着脚上力度的不断加大，钻孔器在手里如蜜蜂的尾刺，不断颤抖着发出“嗡嗡”的鸣声，我将它对着事先在黄铜板上画好的目标点，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握牢，只由它打滑。

老师让我先停下，将麻花钻对准小点，用榔头轻轻敲打以准确定位，留下可以施力的小坑。我努力保持镇静，将钻孔器垂直放置于小点之上，再缓缓施加脚踩在踏板上的压力，随着一股冲劲，我终于在黄铜板上，留下了富有纪念意义的小孔！

亲手操作了工艺的一系列基本流程后，我们开始了第一次个人创作，即设计自己名字字体，并在黄铜板上锯割后进行锉削。

设计样式的期间，不但要在美观和谐的前提下，将字体富有意味地变形，更要考虑锯割后的结构力与支撑力，不能有笔画掉落下来。我选择了AI软件，以宋体字为原型，根据需要调整笔画的幅度，缩小字符间的间距，使字与字之间成为一个整体，最终打印在与铜板比例相符的纸张上。我将纸贴于铜板上，

耐心地锯割完后，我先以进口半圆锉修饰不平整的直线与曲线，又以小锉刀精修半圆锉卡不进的细节部分。

这以黄铜所切下的、融合了我独有气息的名字，是我在首饰艺术专业的第一个作品。我将它安置于抽屉，它定会伴随我首饰设计之路的日日夜夜……

我爱充满故事的首饰工作室，爱锉板上的伤痕累累，爱工具碰撞的清脆声响，爱金属被消磨时弥漫空气的特殊味道，最重要的是，我矢志不渝地爱自己的梦想，每一刻，我都尊重我的梦想。

进入南艺现代首饰艺术的专业，让我的首饰之梦走向一场圆满，而又奔向了新一场追逐……

## 逐 梦

我不曾艳羡那些为奇珍异石一掷千金的人，因为我知道，我的梦就是最无价的金绿石。我更相信，能制作首饰的人，比拥有它的人更幸福。

卡在面前工作槽上的，是一根粗笨的黄铜棒，这是我第二周进行练习的材料。因为运输途中磕绊的缘故，它的表面是数不清的划痕，以及氧化后留下的斑驳黑渍。

我轻盈地抬起锉刀，想象眼前是世间最完美的铜棒，因为有我雕刻的缘故，它可能成为博物馆的珍藏，可能被制成古董雨伞的伞柄，收藏在某位绅士的别墅，也可能成为英国女王的权杖，被来往的名流赞叹。

我早已在图纸中画下了心目中预设的造型。它是以花的盛放、凋落，最终又归于花苞的不同姿态为雏形，寓意生生不息。花之间有平面与曲面的穿插，疏与密的结合。

我不知疲倦地雕刻着，锉削着，常常忘记了时间。那些让我感到生命不可控的、患得患失的忧虑，都在来回的锉削间灰飞烟灭了。像是夜幕里的萤火虫，即使只有今晚可以无拘地扑棱着翅膀，也能忘记时光短暂的苦痛与寂寞。我希望我的作品是轻灵的，就像是雕刻自己生命的形状一样。触摸铜棒时，它沉沉的材质就犹如我的肉体，有着质量，但看不见的是，我们都有着透明的灵魂。

我的作品仍有着诸多不完美之处。首饰老师说，虽然你的作品已有了一定的自我感觉，但这还不够。就像已经张口，话却还未说出。

如何令作品开口说话，令其升华呢？

我带着困惑踱步至南艺后街的海棠艺术馆。第一眼，我便看到了首饰老师制作的系列戒指。银制的戒托呈不规则的形态，充满生命力。上方镶嵌的异形珍珠，有一颗在蓝紫之间变幻，像海波澜起伏时似是而非的色彩，又有一颗是粉橘色，宛如初升的朝霞……整体不规则的形态令每一枚戒指皆独一无二，但在保持个性的同时，整体又和谐而不相斥。

抬首，正望见老师写下的前言：“守”艺是一种艺术行为，是力透纸背的执行，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持，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断演绎。

怀着沉思与领悟，我无言地回到工作室，再仔细观察铜棒。它铰削的平面仿佛已十分规整，但当横向抬起铜棒，视线与之齐平时，还能发现它是多个起伏极小的曲面组成的。它还不够至臻完美。

我决心不断地修整作品，直到它达到我心中的标准。即使已历尽千万次铰削，即使失尽全身的力气，我也不愿我的工艺成为机械的重复，故每一次以铰刀磨向铜棒前，我仍坚持深思熟虑。

何其感动，我与风华绝代的南艺，与包容着深深希望的工作室，还有漫漫的时光可以相随。

为了那如绿金石般的梦，我不知疲倦地追逐，永远在疯狂奔赴的路上……

赵亿，设计学院 19 级本科生。



三品雪华 《表演高潮》

# 惊堂木

◎ 王牧一

## 入 梦

出身于杏花微雨的江南，并没有过多的不习惯。

在一个这样的地方，艺术不被当作特别的才艺，仿佛旁人所看作配菜的玩物，在这里可以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向往。非是效仿而已，更多的是一种尊重，是深入人心的生活态度。

还记得第一次被当堂分享的文章：

“吴门艺苑的山光水色，林泉高致，与一代宗师遥遥相望。”

“沈周卧眠塌上，身后传来弟子唐寅的款款言语：‘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沈周睡眼惺忪，不做应答，慵懒地推开窗枢，让吴门山水裹挟着蕴含着养育出的笔墨在案前的宣纸上交织，渗透，晕染。”

这些故事来自苏州，来自我的家，那个孕育得出这样大艺术的小水乡，想象并在小城市里落笔而成的大世界。评书先生的惊堂木把我们一个个文人的世界里拽回，留下的是无穷的余味，打破了愚昧，在文人雅集的世界里徘徊。

在这里，不自然地流露出一种淡雅的清高。当时的我在梦里游荡，醒来又不知在何方。如果可以，我希望留恋在这如梦似幻的现实梦里。

## 梦 醒

也许有多少似幻的梦，醒来便会有多难承受的痛。

又想起我在文章里所写：“唐寅端坐桃花庵中，看向窗口。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再痛的伤也能不医而愈。运笔写下一首首《落花诗》，圆转妍美，温文尔雅。”

美呵，一朵朵摇曳生姿的桃花，风过处落英缤纷。桃花庵里高声的吟咏：

“刹那断送十分春，富贵园林一洗贫。”

好一个真性情的桃花庵主人！唐寅之痛，诚也吾之痛！

一记惊堂木，台下梦中人幡然而醒。

万众期望下等来的结果却是名落孙山，不是期待的结果。而木已成舟，只有逆风行船。如今不能像蒲松龄四次举人落榜七十二岁才实现。未必是出路，也可能在与名利和命运的较量中迷失自己的路。

别浪费了文字功底和爱好，去学新闻发挥实力。父母这样说，我听不进。我想做的是真东西，无拘无束，甚至离开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却又在每个人的身边。我的所爱，高得无人可及，却深入每一片土地。

她在沈周的窗前，在唐寅的梦中，也在我的梦里。

## 寻 梦

前些日子，我在南艺校园里重遇了故知，不是同乡，也不是文物。

是一扇门。

上刻的是“沧浪亭”，缘分何在？母校苏州中学便与苏州沧浪亭隔街相望。细看又是“苏州美术馆”。故乡也在，梦乡也在，说是缘分，更是冥冥之中的注定也说不定。

不是艺考生，却入了南艺门，自然没有艺考怀揣梦想提心吊胆的夜晚。我显得太过慵懒，越过了所有的不敢，来到了数理和文艺的换乘站。

细想其实不是我选择了南艺，而是南艺接纳了我，把一个在艺术殿堂门前张望却胆怯不敢入的孩子接了进来，告诉他：

艺术没有高低贵贱，事实是把自己和人类的梦想兑现。

原来梦不须寻，也就在身边。寻梦路上处处可见的也就是梦里的情景。无非为了结果，可结果却在过程中漫漫浮现，就是梦如此美丽让人着迷的秘密。

## 惶 忪

也曾怀疑过，常常标榜自己对艺术多么热爱，究竟是真心沉醉，还是故作清高地贴金。

想起一个故事：憨度道人欲渡江，与一伧道人相商。若是按照以前的道义

渡江讲道，恐怕连饭也吃不上。于是定下无心意一说。多年后，愍度道人收到了友人渡江而来的信件，上面讲：无疑哪可立？致此计，权救饥尔。

是啊，仅仅为了果腹的讲道，哪有什么道可言呢？刻意的标榜，失去了艺术随性的特性，也许只会越走越远而已。

来之前，一位朋友用北京话的寄语，我还记得。

“不是这挂儿的，劝你别踏入半步。”

通俗至极，但大道至简，意义自在，让人思考良久。

反复思考，我想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惊堂木一响，敲醒了睡眼惺忪的听书人，说书人的故事正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将我从一个梦中唤醒，又带入下一个梦幻里。

大约该推开面前的窗，让山光水色照在我的画卷上，晕染出的是鹤飞猿鸣的林泉高致。

王牧一，文化产业学院 20 级本科生。



三品雪华 《春日》

## 圆梦：我与南艺的故事

◎ 刘梓萌

苏珊·朗格说，艺术是情感的符号。科林伍德也说，艺术是情感的表现。尽管蒙德里安认为抽象艺术更为中立化，但也并未完全摆脱情感。因而，当我迈入南艺的大门，望见上书“艺术”二字时，心中不免升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

“闷约深美，不息变动。”这是南艺的校训，也印在送来的纸雕录取通知书上。南京艺术学院，一所百年的艺术院校，而我却以文化生的身份考入。不得不说，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有些忐忑，也有些迷茫。人生向来要解决三个问题，如《等待戈多》发出的质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种恐慌有一瞬间如滔滔河水包围了我。我读过一些历史，学过一些画，自认为对艺术还算有些兴趣。然而，在“闷约深美”这样真挚的期盼前，我不禁退缩：我会成为披荆斩棘的战士，还是庸庸碌碌、终此一生？

我不知道。

艺术史上向来不乏披荆斩棘的战士。且不说激流勇进的达达主义，与南艺渊源颇深的刘海粟先生就曾自称“艺术叛徒”。我仰慕这些人的勇气。只是，“读过很多道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我这小半生常常彳亍，十二年淹没在题海间，等到如今喘口气，却发现未来是空白的。这很糟糕。叔本华说，人在进入“自失”状态时才能达到真正的直观，从而感受到真正的美。可我别说“自失”，就连基础的表达都做不好，更遑论感受“美”了。看着周围多才多艺、朝气蓬勃的同学们，我惶恐不安。许多人经历了艺考，早已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明确的目标。可我只是稀里糊涂地进了南艺。在他们面前，我是多么格格不入。

这或许是年轻人的困惑，又或只是文科生的敏感。当我来到黄瓜园，看见充满艺术气息的校园，这份心情更沉重。但我同时也是喜悦的，或者说，我并不为我的惶恐而担心。我喜欢的画家，埃德加·德加以画形形色色的女人出名。

但同另一位同样出名的画家雷诺阿不同，德加只画真实的女人。他不避讳生活的缺点，而是选择直面。

直面这份惶恐的情感是我要踏出的第一步。叔本华认为人生是痛苦的，而艺术则是摆脱痛苦的手段。痛苦或许就是人生的常态，我的惶恐只是微不足道的海中一粟而已。开学典礼，南艺为我们打开了艺术殿堂的门。自由的学风、开放的态度、美好的祝愿……倘若我仍然踟蹰不前，岂不是贻笑大方吗？

是的，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如何。但空白也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有人说，叔本华的话有失偏颇。但我相信，艺术仍能为人类带来心灵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指引。人会为一首歌所感动，为一幅画而哭泣。它或许不能让人摆脱生活的痛苦，但至少能给我一些启发。闷约深美，不息变动。南艺海纳百川。金陵四年，我总会在校园一角茅塞顿开，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与价值。

安禅不必须山水，灭却心头火自凉。我虽忐忑地来，但一定会收获满怀的自信与希望。

刘梓萌，传媒学院 20 级本科生。



李玉心 《播种》

## 用文字收拾行李

——Farewell, my friends.

◎ 张牧笛

日常走过一百年历史的上海美专拱门，我突然意识到，这将是我和这个学校待的最后一年，时间太少，甚至连一年整都不到了。

不到一年了，当初进校门的时候什么心情我也不太记得，也许是天气太炎热，行李太沉重，太深刻的情绪都抛之脑后，被后来的很多记忆替代。人是一种会庆祝自己离死亡更进一步的动物，自然也不会意识到，开始就是结束，正数的开始也是倒数的开始。只不过现在，大四的我，眼见着倒数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离开的时候我会哭吗？泪腺发达如我，大概会的，就和来的时候笑得开心程度一样。这食堂是吃一次少一次了，这床也是睡一次少一次。仔细想想，也不该那么留恋吧，以后路过大概还能进来逛逛，床垫也是薄薄的一层始终没睡习惯。一个地方要做到让人怀念，一定是那个氛围，是那里的人。

小时候我一直很羡慕那些有明确理想的人，他们的目光坚定，从不看向其他的路。有人问他们，“你未来理想的职业是什么？”他们都能很快地答出“医生”或者“律师”。像我，就很难应付这样的场合，支支吾吾半天，憋出来一句，“再看吧。”大家好像都歧视没有奋斗目标的年轻人。但现在的我不太在乎这个问题了，到底想做什么职业，倒也还是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只要我走的每一步路，都是朝着我想要成为的人前进，每一条路都是能走通的。我的人生将会精彩，将有无限可能。

大四了，大家都在筹备着下一个目的地，我也不例外。收拾准备离开的心情是很沮丧的，更何况这是一场为期9个月的收拾。我常常计较得失，太在乎那些说出去没实现的大话，太想要和别人比较，满目皆是遗憾。可回头再看看，成长也不可忽视，预设目标太高是因为贪心，轻易被人影响不可取，靠自己收

获的果实满满，明明同样熠熠生辉。

我有过这样的时刻。

迎着早上七点四十的阳光路过小白楼，踏着影院出早功的声音，去离宿舍楼最远的传院上课。阳光正好或阴雨绵绵，心情雀跃或疲惫沮丧，每一次上学之路都构筑起通往更高天地的桥梁。无论有没有作业要做，我都最喜欢待在图书馆，享受着一份不会被打破的静谧时光。譬如此刻我就在图书馆敲下这句话，毕业以后，可能再也找不到哪个地方提供免费空调、热水、Wi-Fi 和宁静，也没有哪个地方白天通透明亮，晚上灯火通明，唯有键盘敲击和书页翻过的声音，让人心安。

每一个拐角都长得一模一样的演艺大楼，迷路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也可以进南艺剧场的办公室，为了一份推送一整天待命。实际上，公众号的选题会议，我们在学校的大多数角落都开过。通常是在深夜，因为大家白天的时间都聚不齐。从青涩紧张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到后来笑着大声提议互相反驳。后来想想，这些深夜里，一个个疲惫的面孔为了同一个目标奋斗，交到了很多朋友，做出了很多满意或者略显稚嫩的作品，这份回忆都铭刻在云创空间、美术馆咖啡店、南艺下午茶和南食堂里。

大学三年我也在尝试着小范围经济独立，做过几份兼职。赶着最后一班地铁回到学校，回应着舍友们亲切的问候，卸下一身的疲惫抓紧十二点前的热水洗澡。这种感觉就像是社会又回归了简单快乐的校园，宿舍温暖的灯光就像我永远的退路。据说大学交到的朋友，是最后可能相伴一生的那种朋友。这个观点我很认同，中学时期大家都为了一个考试的目标奋斗，可是上了大学以后，考试再也不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生活和梦想别处才是。我相信我和我的朋友们，最后都会凭自己的努力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十年之后，我们会聚在一起，喝着下午茶，聊聊回忆里闪闪发光的南艺。

有人问，如果有机会和三年前刚入校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我想了很多，也许是哪个老师的专业课很有趣一定要抢上，也许是某位同学会中途离开去别的学校，他还在的时候可以多和他说话。也许是英语考试的时候再加把劲呀，不然我现在也不会这么被动了。也许是这个奖可能还是得不到，但千万不要放弃拼尽全力去冲吧。我想告诉她，当初看上去困难重重的大山都不

算什么，最后都能过去的。现在感觉气馁再加把劲，你以后，确实会变成更好的自己。

但若真正遇见她，我大概什么也不会说。我会退在一边，微笑看着她拖着箱子入学，夏日的汗水滴入地面很快消失不见。就这样带着未知去闯吧，过去和未来都要。

张牧笛，传媒学院 17 级本科生。



三品雪华 《灯火》

## 我与南艺的故事

◎ 胡若楠

这些天一直在下雨，连绵的小雨，不急不慢地下着，雨水从一个又一个或缓或急的斜坡上汇集，匆匆忙忙地挤出有规律的褶皱，在平缓的路面上形成浅浅的水洼。

初识南艺的时候也是一场雨，戏文面试时的雨下得有些无情，那天本该有晚霞的，可夕阳还是被乌云掠夺了去，真的可以称得上余光中先生口中的冷雨。

雨水打在雨伞上，裹挟着凉意，即使坐下来候场时，手指关节仍然冻得有些发红。在我看来，这两场截然不同的雨，颇有些意味，譬如面试时的考验与冷雨的洗礼，譬如入校后崭新大学生活的新鲜与惬意。

常听到有人调侃，生活在南艺，总是在上坡。真正在这里生活了两三天，发现这话没错，但每一次上坡时的心境却都有些略微的不同。

还记得去年冬天走在操场旁的坡道上，球场上的雨水还没干，风吹过的时候会带起亮晶晶的涟漪，那时已经三三两两的人走入操场锻炼了，嘴巴里呼出的寒气一瞬间消失在风里，脚印沾着水，印满整个操场。

那时我一边吃力地走上坡道最上端，一边羡慕着他们，憧憬着未来的大学生活。帆布包里藏着几本廖一梅的剧本，耳机里是郝蕾固执的嗓音，也许裤脚沾着未干透的泥点，在未来某天清晨上坡。

曾经的未来，已经成为了我的现实，我可以在上坡的时候听到悦耳的笋音，也听得到琴房传来的阵阵歌声，似乎在无意识间，我的阅历也随着一个又一个斜坡逐渐增长着，雨水冲刷着，时间打磨着，走过春夏秋冬，走过寒来暑往。

南艺的美并不是呼啸着向人袭来的，而是赋予我与她邂逅的机会。抬头时扑闪着翅膀的白鸽与转角不经意间瞥见的砖石瓦砾，那些藏着历史风韵的美好，总在等待着我与他们的缘分。

入秋了，夏日的绝句没有了回音，我总感觉秋天的校园安静，百岁泉旁举

着伞，只听得到雨声与白鸽扑闪翅膀，但绝没传达出萧条之感，白色的塑像与斑斑点点的铜锈，竟也透露出浪漫的清涛。

此刻正在书写着的，应该是我与南艺的故事的开篇，我很喜欢戏文这个专业，总感觉她热情得过分，却又充满着不曾歇息的悲喜剧。窗外雨点打在屋檐上，静坐听雨时总会迸现出灵感，以及一些没头没尾的句子，甚至有些想入非非地想把南艺抽象成稿纸，让不同颜色的墨水野蛮生长。在这样一个学校里，我又会创作出什么样子的角色，又会赋予他们怎样的故事与人生呢？与其说我创造出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塑造了我。

我写着别人的故事，我追逐着自己的故事，很喜欢《死亡诗社》里老师所说的一段话：“我们读诗写诗，非为它的灵巧。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医药，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高贵的理想，并且是维生的必需条件。但是，诗，美，浪漫，爱，这些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

我的故事刚刚开始，可我却已经得见舞者颈间的汗水，已经听到歌者清晨的歌喉，见证了陈列着的雕塑画卷。

故事还长，也许我还会淋几场夏雨，听几场冷雨，爬无数个缓坡。可我的未来已经在眼前了，它朝前伸展着，一望无际却又唾手可得。2020年有些余额不足，如白驹过隙般一闪而过，却也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我，也在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年份来到了南艺的校园，在雨中奔跑着，期待着我全新的生活，奔赴着我的热爱。

胡若楠，电视电影学院20级本科生。

## 道阻且长

◎ 陈文玖

天气转凉了，一有些小雨淅沥地滴着，就真感觉秋来了。雨滴被风吹到脸上，鞋边跳上一些地面的积水，我倒是喜欢这样的感觉。

这是秋天里平常的一天。只是初秋，南京的树叶还留在枝上，百岁泉边人们懒洋洋地走着，或者急匆匆地跑着，每个人都怀着自己的希望，去往努力的方向。闲庭信步一般悠哉的白鸽却与往常一样。

每个人都握着自己的心事，或是刚进校对一切的好奇，暗暗下决心开始好好努力，或是已经明确了方向，从此一门心思，只争朝夕。

一年的时间真的很快，由于疫情的原因，阔别校园也有半年。一年的时间在南艺学习生活，也感受到了大学校园的魅力。课程远不像高中课业那样繁重，有更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生活里不只有学习，还有参加各种学生组织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看到哪里有想看的展览，约上两三好友说走就走，生活也可以变得如此有趣惬意。

我是闲不下来的人，适当有压力的学生工作让自己在学习娱乐之余不至于荒废时间。新的一天开始前我会提前列好这一天要做的事情，忙而不乱地进行归纳处理。我在学着更好地进行时间管理，更加充实有意义地安排好每天的生活。我想自己最大的进步就是懂得了取舍，哪些学生组织是自己感兴趣的并对我来说有助于自我提升的，一学年过后选择继续留任，随着对自己未来道路规划的逐渐清晰，孰轻孰重更是分得清楚。随着对自己生活的掌控越来越熟练，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周围的人来来去去多了，不经意间蓦然回首，那样的化境其实就存在于庸常的生活当中，并且会变得越来越条理清晰，变得不那么庸常而熠熠发光。

我深知自己的脾气爱好，也敢于对自己不愿的事情说“不”，只在自己的道路上花费充足的时间与精力。世上总有一些人，在浮躁喧嚣的现实面前，努力地保存着浑然天成的纯真，坚持着最原始的初心，这种初心赋予了他们“无所

不思，无所不言”的独立人格，我也希望自己能够保持这样一份“赤子之心”。

我敬佩且深爱着对生活保持棱角的人，也愿意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他们为文秉笔直书，宁拙毋巧，宁缺毋滥，宁丑勿媚，不求飞黄腾达，但求无愧于心，且随风意。我不愿每天为了争夺些什么而费时费力，一切都是随着时间堆砌出的堡垒，练琴尚需十几年的磨练与不断攀够，读书学文更是如此。这样的执守，有一种荡涤污浊的澄澈清明，不随波逐流盲目地追逐，皆为名利来，皆趋名利往，这样与时间同舟共济的温暖，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

平凡的日子里，清晰而坚定地生活，明确自己的道路比任何时候的莽撞行事、随波逐流重要得多。我很喜欢一个词：独立人格。勉强不来的事情，不去追逐。你为此很累的时候，或许对方也会很累。已经做好选择的事情坚定地去做了，当你偶然停下来了会发现，世界始终为所有人祥云缭绕。

“我的梦想，值得我本人去争取，我今天的生活，绝不是我昨天生活的冷淡抄袭。”每个人的梦想都不同，所以大可不必人云亦云，不必随波逐流地盲目追逐，迷糊中失了自己。道阻且长，走坚定了路，万般得失荣辱，自有衡量。

陈文玟，美术学院 19 级本科生。



李玉心 《定眸》

## 追寻南艺的漫漫录

◎ 刘若云

追忆赋予了过往经历之意义，是天空千里暮色所给予的赠礼。回忆录像一个盛满故事的老物，触摸心田，与人分之，回味其实。我与南艺，有着我们独妙的故事。要从何说起我与南艺的曼妙之缘，时间轴将回放，果实返回枝头，蝉鸣重返仲夏，清白回到月光，而我则回到杭州痴痴地写下：南艺。

### 寻 梦

清晨时分，雾色朦胧。青草沾上了雨露。我只身背着行囊和梦想来到杭州，但志却不在西湖河畔，大千世界，峰峦山河，我知道我只想走向南京，去深呼吸那座历史古城深沉而自由的空气。我来到石雨斋，在这个梦想启航的地方，听着老师淳淳善道，让我们在梦想中淘金，我在南京艺术的汪洋里，定睛于了这所百年之校——南艺。就此，南艺的名字好像裹上了蜜霜，又好像是成为了屈原笔下的一位香草美人，让我守护于心中，又私定终身般地心驰神往。谈话接近尾声，我在新生的志愿表上，似轻盈却又承载了坚定地写下了：南艺。苏轼曾言：诗酒趁年华。那时的我对此有了新的理解，世俗的诗酒被替换成了年少不遗余力的奋斗，人生极致之诗酒，拼搏和奋斗当之无愧。研墨临帖，遨游字法，整个石雨斋被梦想的火焰照亮。而我，也在之中为我的南艺梦而发光发热。我将我向着南艺的心比作一轮清澈的明月，但月亮也有在大海深处迷茫的时候。篆字将我拒于梦想的大门之外，章法笔法墨法之种种让我为南艺燃烧的内心变成了区区星火。

曾几何时，我偶然间打开了南艺的官网，绝美的建筑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毕业展和秋季展的隆重和丰富，让我看到了艺术生长的灵界，南艺的种种，皆是为孕育艺术而生，对南艺的喜欢，大抵如同燃烧的星辰，海底盛开的珊瑚。让我顿悟，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青春和梦想的辜负；每一片刻的懈怠都将远离南艺这颗闪耀的星辰。寻寻觅觅，南艺与我的故事就此开始。

## 圆 梦

炎炎午后，暑气袭人。雪糕凝结了星星点点的冰渣子。我在家中坐立不安，等待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当身份证号在我颤抖的双手下敲打，我的内心在对着南艺呐喊，多少个漫漫长夜，属于艺术生和追梦者的苦苦等待。我渴望听到南艺对我的召唤。当录取栏出现南京艺术学院这六个字时，我感受到了南艺召唤我进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盛宴，我想起了第一次离开家的我，第一次有梦想的我，第一次通宵临摹的我，第一次沮丧而不停下脚步的我……《爱乐之城》述说，我们追寻的不过是另一个人的爱，一股悸动，一个眼神，一个触碰，凝视他的双眼，点亮整片天空。我想，在我圆梦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南艺的爱与悸动，南艺点亮了我的天空，星河璀璨，霓虹千里皆是南艺的赠礼。漫山梨樱，南艺带着我开始了新的鸣唱。

南艺的梦是编织起来的，是果园里的果实般慢慢成熟的。从合格证的喜悦再到文化成绩的胆战心惊，每日沉浸在往年过线的小数点里，生怕因为微小点的分值之差，与南艺擦肩而过，与我的梦擦肩而过。从紧张到最后的惊喜雀跃，十八岁的第一次圆梦，更可以说是人生的第一次圆梦。南艺是我心头的白月光亦是朱砂痣，与之不同的是，在我心目中即便得到也还是矗立于我精神的顶峰，心头的虹光。

## 逐 梦

夜阑人静，星月交辉。我整理着行李，幻想着南艺。逐梦之路上荆棘与玫瑰丛生，苦难与果实参半，我将无之小我，往艺术之海漫游。古人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南艺之路正是我的理想之路，来这人间一遭，当与爱人赏月与理想共舞，不断追逐梦想和远方的田野。艺术是枯燥无尽的，却也能生出花朵。在数朝生落落的南京，我经历了半月的骄阳，完成逐梦之前的第一步。江南月，清夜满西楼，清软又深沉的南京从此将是我生命中一处不可抹去的风景，幸有一爱，无畏江海。长假过后，我的梦将包围着我，给予我营养和力量，带我初次翱翔。诉说至此，私以为逐梦之路带着惊喜与欢快之余，应当继续努力编织、增添更丰富的艺术画卷。种种梦余，是阴晴或是圆缺，带

来动力或是挫败，均让我们将生活过至尽善尽美，来此一旅，不追他余，不负自己。不断之发光发热是磨难之助推，也是理想之初能。

回首寻梦与圆梦之时，不禁感慨万千，关乎梦想关乎努力的话题从不缺少热血，不忘初心与砥砺前行将是逐梦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元素。我将与南艺的学子一起，共享逐梦的辛苦与酸甜，去摘取心中的白月光与理想的山楂树。

与君共勉。

刘若云，美术学院 20 级本科生。



三品雪华 《角落》

# 艺术病

◎ 陆榕怡

## 1

前些天在 QQ 上参与了一个名叫“匿问我答”的游戏，一开始不过是抱着玩乐的想法，我却收到了一个特别的提问：

“艺术的美给你带来了什么？”

是什么呢？

大概是一切吧。

## 2

对画的敏感，对我而言仿佛是与生俱来的能力。

听妈妈说，小时候的我没人照顾，大人们就会把我裹进棉被里，放到电视机前面。说来也怪，明明还是爱哭闹的婴孩，一看到动画片就立刻安静下来了。

“看得那么认真，大人们叫你都不应呢！”每每谈到此事，妈妈的脸上便会现出笑意。可惜我对此事却全无记忆，想来那些跃动的色彩和明快的线条，在那时便已无声无息根植在心了吧。

再长大一些，全家搬进了新房子里，灰突突的房子里几乎空无一物，但光洁的墙壁在我看来却如同完美的巨大画布。我随手找来一支黑笔，想着动画片里的小动物形象抬手便画，变形的、杂乱的、歪扭的……只要是我伸手踮脚可以够到的地方，无不被我的画所填满。父母发现了却也不恼，他们似乎从那些图画中看到了我身上的光点，升上小学的那一年，我被送到了少年宫去学习素描。

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间画室里的味道，房间阴暗，探灯的光照亮一方小桌，绸缎柔滑，几座石膏像正安静地躺着，在光影中默然不语。我就那样

捧着画板坐在桌前，画室安宁，时光仿佛是停滞的，铅笔越用越短，橡皮被擦得灰黑，木板上的画纸一张张翻去，从几何体到瓶瓶罐罐，水果和人像……我在纸上描摹着光阴的黑白，希望能把它留得更久些，可惜时间总不给我机会，成了中学生后，素描便被当成了无用的兴趣爱好被搁置，空白被课业理所当然地填满。

我常常会想，如果当时我没有放下素描，而是接着学习，去试着接触水彩，油画之类缤纷的颜色，我的人生会不会大为不同。会是怎样的精彩。

### 3

2016年，我凭着还不错的成绩升入了市里著名的高中，对未来满怀美丽的憧憬，但这种憧憬没过一学年便被击碎。数学成了我的致命弱点，排名被它极低的分数拉下，我一下从班里的佼佼者变成了垫底。家里人比我更着急，去报了更多的补习班，我也不服输地想逆袭，可惜最后都收效甚微。

但那一年我依然收获了属于我的成就，不是因为成绩，而是画。

市里举办了一场黑板报评比，我们班代表学校参加比赛，身为宣传委员的我用水彩画了一幅黑板报，画里的齐天大圣凌驾于层云之上，身穿黄金铠甲，背后的赤红披风翻卷起风云，脚下是壮阔的山河千里，眼前是绚烂的万丈霞光。

课业繁忙，时间却紧迫，我便抽出一切空闲去完成这幅画。午休、课间，甚至是晚自习，只要我开始画画，我就可以抛下手头的一切，完完全全沉浸其中而不自觉。老师其实并没有提出严苛的要求，但我却用当时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它画好。

我一直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但只有拿起画笔的那一瞬间才明白，我依然是那个想要画满所有墙壁的孩子。

黑板报得了市里比赛的第一名，高一也就此完结，学期结束的那天晚上，班主任找到我，认真地问我有没有想过去做一个艺术生。

### 4

艺术生。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心中惊疑，却又藏着隐隐的期待。

回到家后和父母谈及此事，他们不曾表态，却同意让我先学一段时间的画，高二再做定夺。时隔多年，我满怀欣喜地又回到了画室里，这一次不仅是素描，还学起了速写和水彩。美术上有了些许进步，文化课却仍是没什么起色，眼看小高考越来越近，父母的眉头始终不见舒展。

到该做选择的时候了，我把小高考意愿书带回家，面对的却是斩钉截铁的拒绝。

“你不能去。”

“时间这么紧，你本来数学成绩就不怎么好，再出去集训几个月，回来那还得了？”

“艺术生小高考要考六门，你能保证都过吗？”

“艺术生竞争这么激烈，你才刚刚开始练，万一艺术文化都没考好，你该怎么办？”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质问，找到了高二的班主任，她把我领到学校里最好的美术老师那儿，问我适不适合去学艺术。

美术老师坐在沙发里，看着站在他面前有些局促不安的我，像是叹息一般说：“我看过你的画，有底子，可惜……学的时间有些晚了，就算是现在开始，也不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最后他还顺口安慰道：“看你是一个很乖的孩子，文化课一定能学好的。”

原本的一腔热血在那一瞬间冷透，我又想起先前父母的质疑，一时间竟然无话可说。

那天晚上，我流着泪擦掉了那个原本打在“艺术生”选项前面的勾。

## 5

是该结束了，可又像是刚刚才开始一样，原本潜藏在内心的瘾却在此时萌发。

过完白天的学习生活，在晚上入睡前袭来的是刻骨噬心的悔恨，不知不觉便会哭湿枕头，胡思乱想成了常事，有时还会幻想自己坐在画室里。

渐渐地，悔意开始淡去，也不再流泪，但是与此同时越发增长的，是渴望，是如同着了魔一般的瘾。随手画出的线条蜿蜒成山脊与河流，阴影铺展出深浅，或明澈如眼睛，或绽开如花朵。试卷上的单词数字消失不见了，横格线框也拦不住我的笔触，我画我所能想到的一切，有的画占据了半张书页，有的小如几个单词。越是高三神经紧张的日子，这样的画越是多，不是为了填补遗憾，也不像是为了宣泄愤慨，我只感觉自己的内心充盈而膨胀，像是怀藏了一群振翅欲飞的鸟，而我要给它们一个出口，去触碰那片我可望而不可及的天空。

眼前的世界不再是世界，而是线条与色彩光影的结合，建筑的轮廓在我眼中延伸，交汇成无形的灭点，声响变成音符，运动化为舞步，路灯明暗如舞台的聚光，天地间像张着巨大的画布，流光溢彩，绚丽多姿。

甚至当我看到一事物时，不会再想该如何去形容它，而是先注意到它流畅的纹路和明郁的色调，指尖会不禁地暗自描摹轮廓，心下想着该用哪几种颜料才能调出这样的效果来。衡量的标准开始模糊，万物都完美而无缺，生活成了一场流动的盛宴。

我想我大概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只有“美”是我唯一的解药。

## 6

就是在那样的状态中，我度过了传说中最为艰辛的高三。可回想起来，却并不完全是苦楚，大概只有神和我知道，那是怎样的快乐。

高考成绩公布，大家都开始忙着填报志愿，我一眼看到书上的“南京艺术学院”，心下便想：“就是它了。”

南艺，就是你了。因为我的“病”只有你能治好，而我的“瘾”，也只有你能解。

只有艺术，只有“美”。

## 7

现在的我，和南艺相伴已一载有余，如今坐在逸夫图书馆中写下这些文字，有感伤怅然，更多的却是满足与欣喜。如同一个渴望芬芳的旅人终于找到了馥郁美丽的花园，圆满的喜悦一直笼罩在我的心头。

被南艺录取，成为美术学院的一员，学习自己向往的专业，与同样热爱艺术的人为友，灵魂就这样被引领进了光辉的殿堂，在他们智慧而优雅的言谈中，在深邃而坚定的眼神里，我看到了我一直追寻的东西，如同在美术馆中久久凝视着一幅画卷，无需多言，在灵魂的交互中，连寂静都是充实而完满的。

你看，真正热爱的事物不会消逝，兜兜转转我依然回到了你的身边。我曾以为那一次的放弃便是永远的失去，好在艺术从来没有抛弃我，你宽容着我的过失，包容着我所有荒诞的想象，默无声息地变成了我的眼睛，我的手掌和我的空气，让我在最寒冷的冬夜里，也不曾忘记玫瑰的芳香。

你是我生命伊始的祝福，也是我灵魂尽头的光芒。

其实那不是病，也不是瘾，只是我想要追寻的一个答案，而现在，我已经知晓。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在那个问题下写上回答。

“艺术的美给你带来了什么？”

“一切。”

陆榕怡，美术学院 19 级本科生。



李玉心 《凌跃》

## 破晓并非刹那

◎ 宫婉虹

提笔之际，思绪杂乱纷飞，一时不知写下点什么，又没来由地暗暗觉得必须写点什么。于是在这个梧桐落叶漫天纷飞的时节，我将以这篇文章开启我在南艺度过的第三个秋天，四载青春里压轴的秋天。

两年间，在黄瓜园发生的事情明明都已经变成了讲给学弟学妹们听的故事，甚至有些已经成为大家口中的传奇。可是于我而言，晕开故事渲染的色彩，作为故事中的人，每次回首，都好像站在时光的对面。看着那个时光里“我”的成长，简直想给那个渴望轰轰烈烈青春的“我”一个响亮的脑瓜崩，然后是一个更大的拥抱。我想谢谢她，谢谢她不断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尝试了无数的新鲜事物；谢谢她的自信无畏，勇敢拼搏和热情真诚，为现在的我赢得了很多机会。不过，我不羡慕她，因为现在的我少了很多庸人自扰的想法，更加了解自己，除了勇敢还很理智。难道就没有什么后悔的吗？当然有，有太多了！有很多事情如果当初不这样做那样做就好了；如果能够再准备多一点；如果能够再努力一点……更可怕的是自从认清了自己的方向，我才发现，有很多事情和情绪从一开始就是对结果无用的，有用的事情又做得太少。可是又能怎么办呢？只能微笑着和过去的自己和解，笑着对她说一句：“你真傻，但是不愧是你！后面的路我来帮你走，用我的眼睛带你看破晓时刻的第一缕霞光。”

在南艺的大舞台上，我虽不是什么大角色，却也切切实实地经历了一场，邂逅了很多可以裨益一生、相伴一生的人。时间是最无情也是最公正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它会帮你过滤掉很多不重要的人、事以及情绪，帮你认清前方的道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清醒，坚守住自己，不被诱惑，并且要不断地反思自己，甚至把自己剖析得血淋淋的。在漫漫时间长河里，不论你驾驶的是扁扁小舟还是万吨巨轮，没有一个人可以扔下手中的船桨。因为水上风浪很大，要时刻注意方向。

虽然是学姐，虽然在南艺度过的日子已经过半，可要是让我说出什么能安慰学弟学妹惶恐心情的话，我也是说不出什么的。因为，破晓不是刹那。呆呆地站在山脚，听再多的人谈论于山顶观看初升朝阳的震撼，终究不及自己亲自爬上山顶来的真实。有可能当第一缕霞光撒在你身上的时候反而会想：“也就不如此嘛，还不及来时漫山的野花。”如果非要让我倚老卖老说上点什么的话，我想告诉学弟学妹和自己：保持努力，爱自己并且了解自己；方法优先于速度，失意的时候，学会自己按下暂停键；不要害怕用时间试错，目前比较起来这是最低的成本；最后，在奔赴破晓的路上，约上人同行，并且努力不要弄丢他。

要不了多久，整个南艺就会被大雪覆盖，是在南艺的第三个冬天啦！年初离校的前一晚，南京城区下了好大的雪，那晚，我和朋友裹着大衣在寒风中、飘雪里走了好久好久，在南艺每一处空白的雪地下都调皮地留下了脚印，许着春节后再见一定带上家乡特产的诺言。那晚的南艺真美啊！可是谁知再见已是20年的初秋。荆楚的一场大疫，阻止了人们相见的步伐，却阻止不了想见面的心。依旧是数不清地和室友畅聊的夜晚，依旧是熬到凌晨才能完成的作业。一切似乎都与平时一样，又完全不一样。我无法想象，没有我们的校园是如何的荒凉与寂寞，我担心人文学院门口的三花没有人喂，担心玉兰树无人打理，担心被褥上生出细细的霉菌……再见之时，三花确是消瘦了不少但是毛色更加油亮了，玉兰早已凋谢但是整个校园充斥着桂香，宿舍仅仅简单打扫一下便又变成了六仙女的乐园。你看，一切都那么有条不紊，我们也要慢慢来才好。

大南艺，小瓜园。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南艺，百年风雨中砥砺出的南艺，承载了一届又一届学子四载笑泪青春的南艺，怎么能不让我爱得深沉？

如果问我，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有信念的人：处变不惊，有足够的力量守护自己的一方天地，能成为别人放心的依靠。这一切的期许，我站在南艺这棵菩提树下诚心祝愿！

宫婉虹，人文学院18级本科生。

# 我心里有一簇迎着烈日而生的花

◎ 姜芷雨

“我心里有一簇迎着烈日而生的花，比一切美酒都要芬芳，滚烫的馨香淹没过稻草人的胸膛，草扎的精神，从此万寿无疆。”

——题记

冷风裹挟着北方的水汽而来，卷起地面上熟褐脆响的叶片。这时的南京褪去了军训时的燥热，仿佛马上就要进入冬季。在经历疫情延后考的六级后，我坐在设院五楼的天台上思考着未来的出路。楼下是欢声笑语穿着海洋色军训服的新生，楼上是刚考完试还有模型没做的大三学姐。寻梦？我想起大一我写的文章，个人的工作室、精致的建筑模型？我回头看向模型工作室里的模型，我确实踏踏实实走在了这条路上。然而相比于大一文艺青年般的“矫情”和不切实际，大三的我面对着更加残酷的未来。四六级、考研、保研、毕设，接踵而至的挑战和逐渐疲软的身心，在秋风的裹挟下显得更加凌厉。五点多的天空，浅蓝色的色块混进了丝丝的明黄、蔷薇色，像是未调熟的调色盘，就这么静静地望着，思绪就直接飞向了远方。

朋友在边上喃喃说道，“夏天结束了”。这样的词，生而带着“今晚月色真美”夏日漱石般的浪漫。像是恋爱无疾而终，终于走出悲伤的冷静，像是过去终于过去，要迎接未来的勇气。

在天台闻着设院楼下桂花的香气，我想到了初入学校我问自己的问题：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吗？

在南艺的第三年，坐在窗边的教室，看着班里昏昏欲睡的同学们和桌面上做到一半的模型，在这样一个年纪里，褪去了一二年级的兴奋和青涩，却也远没有大四的成熟和忙碌。大三年级似乎是学校里最清闲的存在，逐渐减少的课程让我们在白天嘻嘻哈哈，穿梭在校园和忙碌的街道，周末约着去新街口逛街，晚上又想着跑到后街去喝一杯。像是南艺随季节变化的植物，大三的学生换件

衣服似乎就能拥有不同的面貌，游离于社会和大学的边界，习惯了远离父母，也逐渐习惯了自我安排。

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吗？

我们在大三的夜晚讨论着一切话题，作业、竞赛、保研、未来、政治和生死。我们讨论着什么时候该复习看书，这个竞赛什么时候结束，报名费好贵，讨论着是考研 211、985，还是大四开始复习考公和实习，讨论着特朗普和拜登的竞选演讲，不着边际地讨论着未来……

我们不吝啬向同学展现自己的野心和梦想，向朋友一遍遍地重复计划以此来达到鼓励自己的目的。我们在课间问起未来的发展，给自己施加压力，加上一个又一个的计划和终极梦想。然后畅想着 20 岁、25 岁……

圆梦？我们何时能圆梦？什么样叫圆梦？好像过四六级和按时交完作业不叫圆梦。好像拿到奖学金和拿到甲方迟迟未结的款项不是圆梦。好像我们从来没达到真正的圆梦。

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吗？

就像当下爆红的说唱节目中的一句歌词，“没有人想死在他的 20 岁”。20 岁就死亡 70 岁才入土，现代社会的人常常被囚禁在自己建造的图囿中，浑浑噩噩然后就这样度过一生。我们在校园安逸的生活中忘记了最初的目的，忘记所“寻”的梦，也常常被一些小的诱惑而误以为已经“圆梦”。其实，我们应当一直都在“逐梦”的路上，我也始终相信坚持就可以从无走到有。

未来不容置喙，巨大的竞争压力，比你优秀的比你努力，家庭背景的差距，能力的差距，市场的波动……大量的未知和不确定性因素都将到来，而我坚信：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我们生而就是造梦者，是挑战者，我们跌撞着也要狂奔；哀嚎着也要生存。逆境中也能微笑；虚空中也能燃烧；纵使一无所有亦不忘骄傲。

我会更加温柔更加坚强，会学会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我不会死在我的 20 岁，永夜里的光，绝望中的歌，都教会了我爱与活着。

过去终于过去，未来即将开始。

南京的秋天比冬天来得更加复杂多变，橙黄橘绿的时节，伴着丝丝落雨声，南艺的所有建筑、景观都变得潮湿起来。远远的似乎都能闻到水泥土地散发的

水汽味，夹杂着碎叶子的清香，是许多香水都难有的前调，而中调的果香扑鼻，是独属于秋季的特殊气息，尾调是悠扬的大地，是从木头心里透出来的味道，在微冷的空气中弥漫开来。

是风穿过长街几十里，带来的吉光片羽。

姜芷雨，设计学院 18 级本科生。



张雪 《路》

## 逐梦·光的方向

◎ 沈昀芑

放下最后一件行李，坐在刚铺平整的床铺上，匆忙之中，我在南京艺术学院的逐梦之旅也展开了它的序章。

我曾有几次路过南京艺术学院：来南京旅游时看到大气优雅的门牌，来南京春游时看着地图上的“南京艺术学院”，畅想着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却未曾想到自己有幸来到这儿，在白鸽展翅的天空下搭建通向理想的阶梯。

刚入学的我难免有些慌张。

曾经的无数个夜晚，我都畅想着大学的生活该有多精彩丰富，或许我能找到三五好友结伴，或许我能在图书馆泡上一整天。我期待着学自己想学的知识，也希望自己不要成为挂科行列中的一员；我对离开父母的自由生活跃跃欲试，又难免对故乡与至亲有几丝眷恋。

而现在，我切切实实地站在南京艺术学院的土地上，拥有了新的身份：南艺人。

仿佛只是一瞬间，一切都变了，那些想到的和未曾考虑过的问题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大包小包的行李该如何整理，公共浴室该怎么使用，每个月的生活费该如何分配……大大小小的问题总在不经意间被触发，夜晚总有从压得严严实实的被子下流出的啜泣，第二天红肿的眼眶走漏了心声，想家的泪水混着南京的阴雨天，一滴一滴，打湿了每个人的心。

在风暴中助我们前行的是学长学姐们。他们用耐心化解我们的困惑，用热心解开我们的心结，用丰满的羽翼安抚着我们这些惊慌的小雀儿们，使我们的的心灵在全新的阶段有所依靠。我还记得那个瘦瘦高高的学姐，她一次次帮助我将沉重的行李安置到高层的宿舍里，烈日使得汗珠从额头落下，贴着肌肤，仿佛能将衣服和皮肤牢牢粘固在一起。她挎着小包，金属的包链一晃一晃，我的心也在这一晃一晃中，像被放入摇篮里的婴孩，安稳地进入了在南艺校园生活

的梦乡。

小雀们拍动起翅膀，奋力起飞，却又因缺乏经验，谁也不愿离开谁，为独自翱翔积累着经验，共同度过在新天地起飞的时光。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过去，操着不同的口音，而命运如此巧妙地将我们聚集于同一轮明月之下。我们兴奋地相互分享见闻，当地的同学带着我们探索这座城市的奥妙，使我们以更好的姿态来探索南艺的天地。

来南京艺术学院的时间不过几周，我的心就被它深深地迷住了。学校中四处散布的雕像各有各的情趣。图书馆西门附近的雕塑中，一组行人雕塑在树荫下折射出阳光，让路人在路过时透过表面的反射，亦能看到正在行走的自己，这个小小的发现不过是生活观察里让我惊喜的开始。

百岁泉附近的白鸽们毫无疑问是南艺同学们眼中的“团宠”，网络用语对“鸽子”的再赋意，无疑使这些在南京艺术学院生活停歇的小家伙们显得更可爱亲切了些，或许“注意地面鸽子”的蓝黄白三色告示牌也是南艺独有的风景线吧。

当然，若说有什么能一听到名字就能让我嘴角上扬的地方，那非图书馆莫属了。当带着期待与忐忑走出图书馆四楼电梯后，我实在没能忍住我的笑意——书，大排的书册就那样躺在书架上。当我迫不及待地开始挑书的时候，脑子里不免浮现出了那句俗语——“老鼠进了米缸”。

我看到达利的钟歪曲地挨着米开朗基罗的耶稣基督；我看到张大千的荷花盛开，不知是管理员的诗意使然还是一个美丽的巧合，莫奈的莲花也接连着它们，在书架上开了一池姹紫嫣红，美得令人心颤。曾经眼馋了好久的鲁迅作品版画集也终于不再是个遗憾，我终于有机会在上面留下掌纹……我并非没在其他图书馆借阅过绘画相关的书册，可那往往只占了图书馆的小小一角，总有些意犹未尽。而在南艺的图书馆则能借阅一层，那可是整整一层的绘画类书目啊！

之前还因为在九月开学而有些贪恋假期的我全然抛弃了先前的想法，带着些炫耀的意思，将图书馆的照片发给同样爱书的朋友。该说不愧是朋友吗，看到聊天框里几乎同时发出的“天堂！”我再次笑了出来。南艺的图书馆就这样轻易地使我倾心于此，让我在刚入学时便按捺不住内心的向往与喜悦。阅读中我也想到，若是天天如此，我可否有一天像我的偶像汉密尔顿那般，“扫荡了整个

图书馆”呢？

扫荡，扫荡。“扫荡”这个词念着使我心情舒畅，“ang”的发音让清冷的空气填充进口腔，清醒着头脑。隐隐觉得，自己在南艺的求学圆梦之路将不会孤独——有幸与好书相伴，又有哪颗心会孤独呢？

当然了，2020年注定将是特殊的一年，无情的疫情席卷而来，改变了所有人。

死亡平等地接纳每个人，而你我在这浩劫中成为了幸存者，为此我心存庆幸与感激，也对“活着”有了更深的理解。世界范围内演出与展览行业正经历着动荡，由幸存的人们支撑着，为逝去的生命祭奠着。我见证了剧目因疫情一再延迟直至取消，也看到有剧组试图通过贩卖官方摄影维持生计。艺术家们点亮人们的灵魂，有人谱写曲目安抚亡灵更安抚生灵，有人挥笔以最炙热的色彩来质问那冰冷的死亡，所有人用自己的方式度过疫情，记录疫情，为生命留念，为人类做记忆的底片，发出历史的回响。而作为一名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的新生，我也期望着自己能找寻到新的方式，加入到稳固这给我带来精神上富足的避风港的队伍之中。这或许会被称作青年女子的幻想，又或许看上去堪比重建巴别塔般遥不可及，但我相信奇迹，也相信南艺的求学之路能成为我圆梦路上难以割舍的经历，孕育不一样的奇迹。

“演出必须进行”（*The show must go on.*）——这句话在2020的新冠疫情中再度成了许多人心中那盏长明灯，点亮了博物馆美术馆作品上方的射灯，照亮了大小剧院舞台上的灯光，照亮了你我的梦想。

那儿会有光，都会有光。

沈昀芃，文化产业学院20级本科生。

## 遇上黄瓜园以后

◎ 陆秀俊

那年夏，第一次邂逅，擦肩而过，当时还不曾晓得它叫“黄瓜园”，徒留得美的印象。

灰蓝色的柏油马路上，人来人往。踱步经南大门，赫然出现“南京艺术学院”的牌匾映入眼帘，令人不由赞叹书法之美。进而，眼神探向内里，院内树的翠、花的妖、草的韧，闯入视野，这些善动的图像似乎想要扎根于人的脑海，热闹、繁盛。最为吸睛的便是“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石门，怎也忘怀不了，仅仅从外匆匆一瞥，其方正身姿便记于心中，真令人有跨越那个门槛的欲望，不知何时，才可真正跨入，成为其中一员。

那时，我的确思索自身，不住自问，想把方向确定于此吗？有决心跨过那道“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石门的门槛，成为“南艺人”吗？却因年龄尚小，未曾自我深入探讨，略加思索，又想到其他事情，便把它放置于记忆的角落。现在回想起来，果真是一种缘分吧。然而，这份记忆很是调皮，偷偷改变形状，慢慢转化为一种向往。在我未曾意识到的时候，它很是恣意妄为，在我懵懂的内心中，慢慢编织着，成长着，等待着。它会戏弄我，带给我微妙的迷茫；它也会间接引导我，让我模糊地观摩它的模样；它还会直接提醒我，令我略微清醒后又疑惑。它还是等待吧，等待这粗笨的头脑长大，等待她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时。

岁月流逝，身心成长，这似幻一般的梦想，编织得愈加成熟，这位如卧龙般沉睡的梦想，苏醒的欲望愈来愈强烈，直至决心考入黄瓜园。终于，终于，这小小梦想的真正面貌彻底明确，终于获得光的照耀，它成功爆发了，如克利夫兰火山般热烈。

原来，梦想早已经种在心里，生根、发芽，原来缘分早已结下。

人这一生可以有許多梦想，也可以仅有一个梦想。梦想或大或小，或孤独

一只，或有许多小梦想积聚，总要拥有至少一个。梦想便是目标，那一个个目标灵巧跳动，便是去往成功的动力。我们需要这份动力，令此副躯体充满活力。

寻梦，仿若茫茫大海上乘一艘小船，一意孤行，抛却杂念，努力着，奋斗着，望向前方，为着一个聚焦的目标，如藤蔓生长般渐渐趋近。

寻梦，是一条道路，感叹其艰难。然而没有哪件事情生来就是容易的，哪怕吃饭一类事情，也是从小一步步学会的，更何况对于梦想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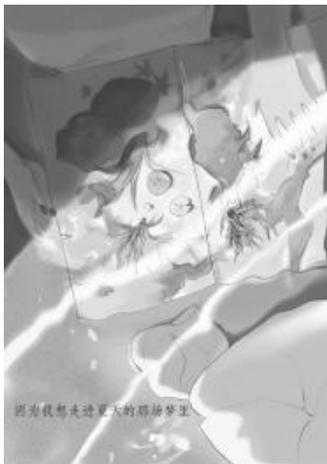
这条奔跑道路，有上坡、下坡，有平坦、崎岖，有汗水、泪水，有笑声、哀叹，此番种种，皆是实现梦想的部分，是无法忘怀的部分。

那段记忆里，老师挥舞粉笔，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在板面上挥洒智慧，笔触游走间，是知识的传授，也是为梦想实现的努力付出。我的手也同样挥舞着武器——签字笔，与我的“战友们”奋勇战斗，翻飞的字迹飘扬，在脑袋周遭环状盘旋着，飘逸的纸张起舞，承装满满重点。

这些，最终属于快乐。

最后，我成功进入“黄瓜园”，并且骄傲于我是“南艺人”。

陆秀俊，文化产业学院 19 级本科生。



陆星元 《书中》

# 邂逅·相遇·南艺

◎ 李美晨

九月的风  
秋至的雨  
留给那片艺术的殿堂  
一张张青涩的面庞  
于此  
绽放着颗颗新人梦想

想在雨后  
撑一把油纸伞  
于梧桐林荫道中徜徉  
亲身体验一次  
园中的古色古香

百岁泉旁  
风儿轻轻掠过  
一群白鸽飞起  
按下快门定格此刻时光  
蓝天白云下的南艺  
是希望的画卷  
每个角落皆散发着青春的荧光

怀揣书本  
耳机里再次响起

赵雷的那首《成都》  
想把歌词改成  
“和我在南艺的校园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也不停留”

夜已深  
午夜窗前  
逸夫图书馆  
盏盏灯光  
如一首首沉睡的诗篇  
张张认真的面庞  
不禁让人感叹  
“最美不过你认真模样”  
青春之歌就此远航

望着晚归的背影  
那首诗  
散落在你回家的路上  
莘莘学子  
那转角处含笑回首  
长长秀发轻盈如柳丝般飞扬

南艺  
我们双眸对望  
风走得很慢  
我的目光寻觅风的足迹  
迎合您走来的身影  
您脚步来临时

那封原本空白的信笺  
已被静静安放  
悄悄地写下  
前途似海  
来日方长

2020年9月23日作  
于丁家桥学生公寓

李美晨，传媒学院20级本科生。



三品雪华 《希望》

## 南艺，梦之所向

◎ 许欣慧

秋风起，黄叶落，天转凉，中秋至，2020 庚子年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国庆中秋双节合一，二十年难遇。圆月当空，婵娟起舞，人间团聚，南艺梦圆。

南艺影视学院一直是我的梦想，汉白玉的院门、古老的建筑、参天的绿树、幽深的小道、明亮的图书馆……每一处都牵动着我的神经，震撼着我的心灵。

我与南京的第一次结缘是高二来此做一个手术，那时总担心手术出意外，脾气焦躁，心情烦闷，妈妈似乎看出了我的忧虑，便在等待手术的日子里带我到南京古城转转，在极其沉重的心境下我与石头城相遇，参观了巍峨青翠的中山，欣赏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自此我喜欢上了这座千年古城。

从公元前 472 年，越王勾践筑“越城”开始，南京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从公元 229 年，吴王孙权定都建业，南京作为都城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从公元 1368 年，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建都南京，南京这一名称距今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南京，江苏的省会，屹立长江之畔，历经千年风雨，至今依然散发着卓越独特的气质。

南京的一城一墙，一山一湖，都沉淀着历史的痕迹，散发着岁月的魅力。它紧依长江，扼守京沪大动脉，有“东南门户，南北咽喉”之称。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秦淮河蜿蜒古城，莫愁湖隐居闹市，牛首烟岚，栖霞胜境等金陵四十八胜景，徜徉南京城，既能感受千年古城的帝王之气，又能品味江南水乡的温婉迷人。

第一次走进南艺是今年一月艺考的时候，踏进这所百年名校，内心澎湃，古树、白墙、雕塑、音乐厅……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人文气息让我身心愉悦，雀跃不已。不知不觉间走到了著名的梧桐古道上，抬头看见满树金黄的树叶，那一刻我震撼了，赶紧拿出手机，摁下快门，镜头里的梧桐叶随风舞动，充满灵性，一直飘到镜头外。伸手接住飘落的一片树叶，兴奋地跑过人群，停在了篮球场旁边。球场里打球的同学很多，我为一个漂亮的三分球鼓掌，转头发现挡住了一个

推婴儿车的老妇人的路，我向她表示歉意，她并没有催我让路，反而哄着孩子给我道谢，之后又走来了一对中年教师，手里拿着艺概的教科书，两个人穿着同样的灰色大衣，手挽着手又沿着蜿蜒的坡向下走去。望着他们的背影，我伫立许久。

后来我在心里暗暗许下上南艺的愿望，终于在八月十六日那一天，我接到了南艺的录取通知书，打开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望着那立体的红色卡片，我被那浓厚的艺术气息深深地感染，被南艺的校训“简约深美，不息变动”深深地引领。

9月12日，我终于踏进南艺的大门，走进南艺的校园，心情起伏，难以言表。

我喜欢在梧桐古道上流连，抬头选中一片风中飞舞的落叶，伸手接住它，观赏那通达的经络，抚摸那干枯的叶片，感受南艺的历史。我喜欢在高低起伏的小坡漫步，不仅自己走着很有趣味，连迎面走来的路人都因为随着不平的地面起伏而更有故事的韵味……我喜欢与南京在不言不语间发生的故事，更喜欢与南艺在不言不语间发生的故事。

以前我觉得自己写的故事自己看就够了，我将此称之为单向写稿，我认为写的东西不需要有人懂，我自己心满意足就好。但渐渐地，我发现故事本身就是双向的，有你有我才是故事，有叙述者有聆听者才是被人知道的故事。于是我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在口袋里放支笔，告诉自己去记录，但是到了南艺，我更愿意把故事拿出来，让它在阳光下，在微风里，在所有人的眼里，我敢讲故事给大家听了。

那天晚上，我来到颇具现代化气息的图书馆看《中国现代喜剧史论》，书中提到鲁迅讽刺的真实性与幽默的幻想性，我想这也是某种层面上我认为的单向与双向。一个愿意写单向故事的人，他的心灵是强大的，一个愿意写双向故事的人，他的心灵是温和的，我愿意做坚强又温和的人。在这里——在我坐的图书馆里，在我漫步的校园里，在我和亲爱的朋友们共同生活的南艺里，悄然孕育着我对未来澎湃跳动的希望，等到实现那一天，再回忆起曾经的时光，或许她早就在我的笔下，甚至是我的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了。

在南艺，我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看着她们在前面奔跑，迅速按下快门，画面定格，但笑声与梧桐叶一起飘到了镜头外。

许欣慧，电影电视学院20级本科生。

## 赴约·那束光

◎ 罗元杰

二零二零年的十月十一日，傍晚。我在逸夫图书馆黄色的灯光下用手机播放了2020年高考的时候，网易云制作给2020届考生的一首歌《银河赴约》。那天下午，我从学校的南门跨过上海美专大门，看到了那束以前期待了好久的阳光洒在了行政楼背后的树叶上，叶子好像黄了，是阳光给它上的色。好像那束光是跨过了一个银河和我见面，所以，那段故事，我和南艺的故事，我想把它称作，银河赴约。

去年的这个时候，自己坐在成都的教室里，反反复复背文学常识，看着窗外开始凋落的银杏叶，叹了口气，“好像离艺考不远了”。我记得凌晨四点以后的成都湿冷湿冷的，绿色安全通道指示牌的灯光是整层楼唯一的光，绿得惨人，像是黑夜里唯一的陪伴。没过多久的日子里，我打开了南艺招生网，填了自己的个人信息。那个绿光还是在那里，幽幽的。我填了个人信息交了报名费，直到我把电脑关上，那个合盖的清脆声，好像是那束绿光刺破了长夜，像是一声枪响，高考，艺考，似乎开始了。

十二月下旬的时候，我去了北京集训，那是一段很苦很苦的日子，但总归，感觉自己离梦想近了一点。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北京下雪了。一个南方男孩子在雪里打滚，穿着雪白的羽绒服，在雪里吼道，“京酱面真的很难吃！我要学导演！”北京的雪下得很大，那句话在雪里被淹没了，我记得那天是圣诞节，我从涮羊肉的馆子里出来，看着乌压压的天空飘下一片一片的小雪花，口水不争气地从眼角流了出来，对，我确定那是口水，是我想一直吃上一口热乎的涮羊肉的口水。北京的路灯比成都教室门口的安全指示牌亮多了，可他还是一点一点地被白雪盖住，然后只剩下一点黄色晕影。

第二天，所有的同学像是炸开了锅。“南艺开放选时间的通道啦！”那个热闹劲儿，像是过新年。所有的同学都叽叽喳喳地围在一块儿。南艺的报名官微

真的很会和每一年的考生“开玩笑”。“我好不容易点进去，就被挤出来啦！”“这儿网不好，咱们宿舍网好，去那儿选时间！”那个上午，北京的雪停了，一个班二十多个人挤在女生宿舍里，有的人举着手机，有的人抓耳挠腮，猝不及防，一声欢呼，我旁边的女生选到了时间。“我来帮你选，我这手，手气好，你一定可以考好。”下午，北京难得出了点小太阳，光洒在天际，把北京郊区的一堵围墙映得发红。那个红色从围墙一直延伸到我们看不到的云上，很红很红。我打印了很多张报名登记表，放进书包里，像是比黄金还珍贵的东西，小心翼翼放进了包的最里面，坐上了飞往南京的飞机。

一月十一号，我的第一场南艺考试。我混迹在庞大的考生人群中，还是穿的那件白色羽绒服。手里把报名登记表攥得很紧。那天下雨了。那是我对南京最初的印象。冷、湿、萧瑟。前一天晚上，我花了一百元住在离南艺不超过两公里的小旅馆里。小旅馆真的很破，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我考了五个专业，三败两胜。我记得那个老师问我说，你觉得你家乡宜宾和南京最像的地方是什么，我说，长江，长江大桥，莲花路灯。不知不觉，我走到了南艺导演系三试。我躺在床上，“什么！还有才艺展示！”那一晚上，我点了一杯喜茶，连续看了十遍火箭少女的《卡路里》。那一晚是一月十九日，南艺开考已经八天了。微博上，有陌生人给我加油打气，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好像第二天那个考试带着无数人羡慕的光芒。我睡了个大懒觉，晚上最后一场的考试，随便吧，随缘吧，我一边这样告诉自己，一边询问自己的老师们朋友们这样穿对不对。坐在影院黑匣子的角落里候考时，舞台光照在所有考生的脸上，我四处张望，帅哥美女太多了，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是块猪肉，即将被摆上货架被客人们挑选。我记得那天，我人生第一次涂了素颜霜，直到考完我去厕所我才发现我的脖子和我的脸是两个色。我记得那天，有一位老师在面试我的时候笑得很开心，那场考试没有想象中的紧张，因为推开213排练室那道门的时候，我没抱一丝希望，纯当和五位考官老师聊天。聊完已经是八点了，我给母亲发了条消息。“应该问题不大，前十吧。”我去吃了小旅馆附近忍了很久没吃的鸭血粉丝，我加了一份鸭血，南京的冬天真的太冷了。

考完南艺戏文复试的那个下午，我坐飞机回四川过年。

再后来的事情，就是大家口中那样了。二月份疫情暴发，其他学校校考几

乎全部改为线上考试，或者就是被取消了。南艺成为了我最后的希望。按照往年，南艺三月底会公布校考成绩。南艺发布了一则消息，大概意思是，校考成绩将在六月初公布。看到消息的我，像是心中唯一的光又远了，我趴在窗台上，看着月亮，“月亮啊，月亮啊，南艺一定得是前十啊！我牛皮都吹出去了，求求你了，给一张合格证吧！”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用每一天的文化学习去奔向那束月光，好像它越来越亮，越来越亮。宜宾的江风吹进教室里，好像就可以带着我想要的那束光一直顺着长江吹到南京。

六月八号早上十点，全班都在上自习，我奔向了老师办公室，那是学校里，网速最快的地方。输入身份证号的手像是丧尸得了帕金森，一直抖。“我靠，全国第七！”我一拳打在了地理老师的桌子上，因为那一拳，整个年级办公室都知道我考了南艺导演系第七，也因为那一拳，我差点被地理老师打死。

再后来，七月八号考完英语，我才觉得，南艺好像离我真的不远了。八月十七日，我拿到了红彤彤的通知书。九月十二日，我拎着一大瓶四川辣椒酱住进了黄瓜园对面的宿舍。那一刻，好像南京和宜宾很近，近到可以从长江的源头一路奔来。

十月十一日，开学一个月了，我看到了那束自己期待了很久的光，洒在了行政楼外墙上，树叶上，以及鲁迅先生雕塑的脸上。我告诉那束光，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进南艺时淋的那场小雨，也永远记得，那件白色羽绒服在黑匣子灯光下的污渍，我还记得，影院对面咖啡馆里，二十元一杯的热牛奶。我希望我永远记得这些，记得这些换来的这束光。

寻梦，圆梦的故事好像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四年的逐梦。银河赴约，不负银河。你好，南艺！

罗元杰，电影电视学院 20 级本科生。

## 寻梦·逐梦·圆梦

◎ 魏圆圆

依稀记得高二那年，在透明铅笔盒上用铅笔轻轻写下“南艺等我”，如今我已然坐在南艺逸夫图书馆里，成为了一名“南艺人”。

### 寻梦·前路漫漫

问起走上艺术之路的源头，我已经记不清楚了。经各路老师推荐，懵懵懂懂就进入了学校的美术班开始了我的高中生涯。没有一点美术基础的我一开始和大家坐在一起显得格格不入，唯一有的就是所谓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罢了。在一个月枯燥无味的黑白灰练习里，我变得十分烦躁，好像我的生活也只剩下了黑白灰……父母的不理解，老师的责备让我非常痛恨我当时的选择，甚至学美术要干什么，以后要怎么做，我浑然不知。时间在一点一点地溜走，我看不清未来的方向……

### 逐梦·峰回路转

画纸空了一袋又一袋，铅笔短了又短，手边的画稿越擦越高，原本崭新的画板已经变得破旧不堪，那上面斑驳着的颜料铅笔灰都是成长的痕迹。每天晚上画完，都会在画板上写上那么几句话，有时候是老师的叮嘱“黑白灰关系要再拉大一点，透视比例要准确”，有时画画没有感觉也轻轻写下“别着急慢慢来”……我的美术在一天天进步，日子也在一天天变好，我们都在为圆梦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积攒着力量，等待厚积薄发的那一天。高二那年的暑假我没有出去旅游，每天都画画到很晚，但是我很满足，一直有个声音在心里回荡“南艺等我”。这不是“攀比”，也不是说一定会得到最好的，只是我希望自己能实现一件事情而全力以赴过。真的很感谢自己，在苹果结构素描40张毫无起色的完成稿之后，反而激发了我的热情，对于美术也渐渐有了温度。我的心态随

着成绩的上升渐渐变好，我不再只是盯着分数，而是去找画面中的缺点多加练习。升高三的那个夜晚，我在日记本上写下“我不知道路在何方 但我不去想 方向 时光 走到哪里 便停歇欣赏 人生曼妙的风光”。

## 圆梦·柳暗花明

进入高三，时间进入冲刺阶段，大家也越来越疲惫。有的不仅仅是专业课的压力，文化课也同样重要。经历了几个月的专业课集训，文化课落下了一大截，在补习文化课的同时还要保证专业课的稳步前进，这必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每天早上我们都早早起床去教室，六点多的教室已经坐得满满当当。老师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每天都在希望中挣扎，令人费解的数学题，背不完的语文知识点，容易混淆的英语单词……黑板上的高考倒计时越来越短，从两位数变成了个位数，老师说最后阶段了，不仅考知识也考心态，你们只管努力，剩下的交给时间。最后的日子，大家没有了勾心斗角，都在为了梦想默默地努力着。当黑板上用粉笔重重地写下一个“0”，我平静地走进考场，结局早已写好。高考过后的日子出奇得平静，那个夜晚没有欢呼，也没有撕心裂肺，我好好地睡了一觉。

等收到南艺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知道，曾经的那些困难、伤痛都随着岁月慢慢编织成了羽翼，梦圆了！

冰心说过：“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回忆都让风抛给了昨天，努力已成就了今天的我，明天我依旧在路上！

魏圆圆，高职院校19级本科生。

# 秋日梦境

◎ 李 雯

## 寻寻觅觅

在南艺的第二年，又到了梧桐叶落满街道的浪漫季节。此时回忆起三年前第一次踏进南艺的那天，也似梦境一般。

那个秋天，画室里堆满了数不清的画纸，到处都是困倦的眼神和疲惫的身影。好不容易挤出时间，我们来到这个大家都向往已久的地方。南门口，美专的牌楼安宁挺立；路边，到处可以看到奇特的雕塑；设计学院，学生们还在细心地画着画；操场，舞蹈学院的漂亮女孩在排练一支欢乐的舞蹈……走过一些灰色的建筑之后，我们顺着西门离开。

回去的地铁上，我的耳畔还留着百岁泉的鸽子咕咕的叫声，它们在说着什么呢？

## 相遇相知

录取结果出来的那天，我盯着电脑屏幕坐了一下午，而页面始终登录不上。刷新，刷新，等待，等待，越发焦灼。朋友们陆续收到各学校的通知，各高校的分数线一条条出现，我知道，该等着南艺的通知了。看不到通知，一直坐立不安。下午四点多，心口这块大石头终于落下了，那一刻好像有声音告诉我，你终于可以真正地走进来了，那个走了一回就常常在梦里出现的地方。

梧桐叶纷飞时，光影闪烁里我拖着行李箱来到南艺门口，梦境和现实交汇在脚下。那是我又一次看到百岁泉的鸽子盘旋在蓝天，咕咕咕咕，它们在诉说着的故事，我好像听懂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人读书，有人画画，有人练舞，在晨曦中，在阳光下，在黄昏里。

当我抱着书本坐在人文楼前的长椅上，阳光把斑驳树影画在图书馆的窗边一角，风也很温和。我不由得想象窗前是个怎样的人在读着怎样的书，想象自己有一天也许也会坐到那个窗前，就这样一直望着那个发着淡淡光芒的窗子。

当我带着相机走到校园的各个地方，才发现，锈迹斑驳的雕塑别有一番味道，琴房的乐声引人驻望，画室里那么安安静静。小小的南艺就那样浸满了小小的欢喜，有了独有的幸福感。

## 以梦为马

在南艺的日子，有过迷茫，有过欢喜，有过遗憾也有过确幸。南艺护佑着爱做梦的孩子，我也终于懂得了她的温柔。走在落叶飘飞的路边，觉得南艺就像梧桐一样，给予养分与庇护所，守护一茬一茬的芽儿成熟——嫩绿、青绿、淡黄、焦黄，再那样安静地站在原地，目送叶儿飞向他方……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也想要找到我的远方。

于是我在养分里慢慢描绘梦的样子，轮廓初现，心存感念。

李雯，工业设计学院 19 级本科生。



陆星元 《蟹》

## 星辰闪耀时

◎ 董静因

人，都应活在让灵魂和谐的地方。凛冬已至，踏着冬日的暖阳，聆听簌簌的树叶，我抬头看着“南京艺术学院”几个大字，嘴角不禁微微勾起。春适、夏沁、秋静和冬茫，四季往复，令人期待。

细碎而有温度的时分藏在四季变换里，藏在星辰轮回里。儿时曾无数次幻想成年后的自己，是踏雪而归的一代军将，是讲台前谆谆教导的教师，是台前光鲜亮丽的女明星，还是默默尽责的幕后人员。一次偶然的机，我接触到了戏剧创作，从此陷入剧本创作和幕后剪辑的引力之中。数着一圈圈年轮，我逐渐走向成年人的殿堂。如今，我坚持艺术的道路，考进南艺，准备在音乐与编导之路踏出我的印记。职位相异，初心趋同。人本独孤，然热爱不减。

18岁的我依旧偏爱暗黑色的天空和点点闪耀的繁星，18岁的我仍热爱艺术事业。“初识只作乍见之欢，日后惊于久处不厌”，大致说的就是如此吧。南艺，是我寻梦的地方，这个地方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岁月和时光的见证，是我未来寻梦圆梦逐梦的记录。然而，进入南艺寻梦前，着实辛苦而艰难。

疫情事件的影响，学习压力的加重，生理心理的两重疲惫，让原本就躁动不安的心变得更为焦灼难忍。何曾想到，刚刚结束南艺校考返回家中，疫情便突然袭击；何曾想到，11月离开学校，再见便是明年；何曾想到，城市深夜无星，暗沉压抑，唯有音乐相伴。合上厚重的书，放下墨水已空的笔，摘下耳机，闭目聆听，不曾有蝉鸣鸟语。

临近高考之际，忐忑、无措、浮躁等坏情绪交织而来，我迷失了方向。未收到校考合格书，学习上也没有大的进步，我质疑自己选择的艺术路是否明智，我也质疑自己过于理想化的梦想与现实的距离。独自在冷寂的道路上，被沉重的包压得喘不过气，路边的街灯暗了，路上的车辆稀零，偶然有匆匆而过的行人，头也不抬地经过我这个陌生人的身旁，毫不停留。

人们看到的都是自己最迫切的东西，在外界会看到自己心仪的事物，内心使然。不知是否是天意，不经意的一个抬头，便看到偌大夜空里独自闪耀的星星。它藏在高楼大厦刺眼的顶尖旁，而任何的光芒都无法与它相较。它闪耀而出众，独特而不染，就像是黑夜里指路的明灯，我静静地望着它出神，也是从此刻，我仿佛知道，我选择的意义。当下，我的处境便是如此，迷茫孤独地走在漫长的黑夜里，而我的艺术梦想，便是那颗独自闪耀的星星，一缕微光，便是我全部的希望。那天后，我便收到了南艺的合格证，幸运的是，我还是第一名。也许，南艺也是我的光。

岁月悠悠，衰微只及皮肤；热忱抛却，颓废必致灵魂。热爱艺术的心脏持续跳动，逐梦之路即将开启。愿七月的风，八月的雨，九月的木，十月的水，都在南艺相遇。愿南艺的夜空，南艺人如星辰，绽放万丈光芒。

董静囡，流行音乐学院 20 级本科生。



陆星元 《向日葵与少女》

## 青春韶华，不负追梦

◎ 朱奕霖

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会幸福的东西。

——题记

第一次听说南艺是在母亲的口中，她在离故乡五百多公里的远方，可望不可及，有些虚无缥缈。但仔细搜索，又发现南艺承载着百年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气息，“简约深美”的校训让人难以忘怀。在校园内，可以看一次白鸽飞翔，等一次孔雀开屏，也可以漫步美术馆，观赏百岁泉，在图书馆里学习，在南食堂品尝美食。她充满着艺术气息，贴近自然，贴近生活。在这样的校园里，度过大学的每一个清晨和傍晚，成为我内心中的梦想。

于是，奔向南艺的梦想，在我心底悄悄地生根发芽。在美好的畅想以后，我意识到自己还是一名普通的高三学生，空空而谈、浮想联翩自然容易，可是背后日复一日的付出却很难。也许，这条路上荆棘丛生，嘲讽嗤笑不过常事；也许，这条路上泥泞难行，失落伤感如影随形。我不禁怀疑，在远方的大城市，会有我的身影吗？我的梦想会实现吗？于是，自己下定决心追梦，追逐内心那触手可及的悸动。

耳机里循环播放的是五月天的歌，“梦是把热血和汗与泪熬成汤，浇灌在干涸的贫瘠的现实上”，尽管我们面对的是突如其来的疫情，尽管我们面对的是居家隔离的线上教学，但这并不能阻挡我们追梦。“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从清晨到夜晚，几千个单词，几百套卷子，一遍遍背诵知识点，一次次考试模拟，书桌的便利贴上写满了鼓励自己的话，心中的信念是南艺，拥有美丽校园的南艺，散发浓厚人文气息的南艺。我见过十二点时没有星光的夜空，也听过清晨五点的鸟鸣。就这样度过春夏秋冬，也不枉这一场青春芳华。饮冰十年难凉热血，且视遍地荆棘如繁花似锦，前路漫漫，星火璀璨，生如逆旅，一苇以航。

余光中说过：“通往理想的途径往往不尽如人意，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我的成绩并没有得到很快地提高，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努力，只有继续往前，才能看得见希望。白云苍狗，朱颜易老，远方纵遥远，不勇往直前，怎知前路风光。生活是生命给予每个人的希望，因为看得见梦想，便不再惧怕黑夜漫长。而人生兜兜转转，不算颠沛流离，亦不算一帆风顺，只是前路漫漫，再多的百转千回不过寻常，只因心中有梦，我的心便徜徉在远方。

高考过后，在鲜艳的通知书抵达我手里的时候，我竟有种错落的不真实感，当我拿起沉甸甸的它，仔细端详时，好像又回忆起了过往的点点滴滴……纤细轻盈的蝴蝶在狂风之中依旧起舞，柔弱娇小的种子在巨石之下仍然出头。之前我总是惊叹他们，他们那每次，都可以灵光一现的运气。恍然间才明白世上没什么运气，纤细的蝴蝶直面狂风的拍打，柔弱的种子不惧石头的欺压。它们心怀梦想，敢于拼搏，才能闯出自己的辉煌。

当我终于圆梦，坐着高铁来到南京这座城市，亲眼见到美丽的南艺时，我更觉得曾经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曾经的幻想终于成为现实，内心掩抑不住的激动与兴奋，以后的四年，就在这片土地上，开启逐梦旅程，一步一步完成大学生活，走向未来……

“旧游无处不堪寻，无寻处，惟有少年心。”少年的我们满怀梦想，以梦想为马，以激情为绳，褪去脸上的稚气，挥洒奋斗的汗水，踏遍江河海岸，万水千山，不仅给青春加冕，也让天边几颗寥落冷星缀上鲜艳橙花。

朱奕霖，人文学院 20 级本科生。

## 梦的自述

◎ 吕雯蕙

“我们就是梦幻所用的材料，一场睡梦环抱了短促的人生。”

初读莎士比亚，我无法理解其意。当然，这是读高三之前。

彼时，我不懂何为寻梦。只是在阳光有些刺眼的午后嗅着玉兰香，数着秒数下课，耳边灌满麻雀扑棱声，衔着笔打盹。偶尔也被音乐软件的惊鸿一唱而满心欢愉，偶尔在书中做着假面的公主。

我是一个理科生。我的内心藏着一个艺术魂。而理科的学科属性似乎是决定着我的认同感终将不可实现，连同那小小的倾诉也变得微不足道。我愤恨着面对艺术作品有人嬉笑撒泼的态度，我痛苦着与艺术共情的那一瞬间无与伦比的美妙无人分享，可我依旧不敢想，未来会选择走向艺术。

每个人都在走着无数的分叉点，面对我的，却一直都是是否敢于直面我所热爱，爱我所爱。

而疫情，便是这转折点。

我看着与日俱增的死亡人数，我看着病房玻璃两头无法触摸的绝望，生命的脆弱突然如当头一棒狠狠地砸醒了迷失的自我。沉重的疫情让我们焦虑，让我们心痛，让我们愤怒，同时也在让我们思考。

病房的老兵哽咽地聊着想去疆地圆梦；累倒的护士前一秒还在想着那个环球旅行的梦想；李文亮医生还有着前程似锦的未来……而天灾的降临，剥夺了他们寻梦追梦的资格。

一场天灾总是能带来些成长。将莎士比亚的话语嵌入到此刻的语境变得耐人寻味。人生如梦，真的很短暂。这些看似和平常无聊的哲学说教大无区别，可此时却明明白白地呈现在我的面前，教我做着选择。寻梦，这个声音从我内心激荡而起。

人生短暂，且行且珍惜。这个在前几年爆红的网络用语我一度不以为然，现在却成了我的座右铭。命运面前，你我皆为芥子，又何不活出自我，快活一

生。于是，我飞扬的笔尖下出现了艺术二字，我的白纸上草草地隐现着速写的痕迹，一些无趣的闲杂时间，我捧起复兴史一点点享受，就像是一场梦，有些不真实，却在认认真真地追逐。

当我踏进这所极具艺术气息的学院时，我知道，梦成真了。这里洋洋洒洒着的，是我期盼已久的艺术的香甜气息，是路边的白色雕像，是精心栽培的园林，美术馆，咖啡厅，还有大放异彩的学生……那是一种踩进梦幻的不真切，那是一种踩上云端的幸福感。我寻梦成功了。

没有希望，就不会有内心的安宁。

我时常品咂这句话，寻梦，不是一件易事。甚至是在经历疫情这种天灾人祸后，才会明白寻梦为何意义。而心之所爱所给予的希望，给予的蓝图，是平淡中走下去的力量。热爱，打消了我之于文化与艺术之间的壁垒，让我在无穷的高三路中有了新的方向。或许，寻梦，便是在寻找真正的自我吧。

话说至此，仍想用莎士比亚的话结束：一场睡梦环抱了我们短促的人生，也环抱着我们的梦想与热爱。我们是梦幻的材料，梦幻便由我们创造。这是我的寻梦路，虽难但到达了归属。

或许许多人也同样在寻梦的路上，那便，共勉。

愿大学依旧去学那些梦幻，那些精彩。

吕雯蕙，文化产业学院 20 级本科生。



陆星元 《心的拼图》

# 行在南艺 撷芳掇华

◎ 葛 阳

## 序 章

洇染的时光，渲湿的岁月裙袂，风乍起，泛起阵阵涟漪，依依又依依……

倘若时针轻轻回拨，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想到会来到南艺，会投身进文产的大家庭——虽然意外，却有另外的欢喜。

### 寻梦·凭栏望尽天涯路

作为一名传统的文化生，在高考成绩出来之前几乎没有考虑过会进入一所艺术学府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而在那段历经滑铁卢的黑暗时刻，南艺就是那束光，让跌入冰窖的我重新感受到夏日的骄阳。

还记得成绩刚公布的那几天，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复读与否成为最难的抉择，就在这时，志愿填报手册上“南京艺术学院”的字眼进入了我的视线。

正如阿拉伯人在遇见挚友的时候会说一句“马克图布”——翻译过来就是命中注定的意思，我和南艺的故事也从这意外的遇见开始。

对于彼时的我来说，之前不曾了解并没有什么关系，一点一点去用心发现就好。事实上，它也的确如同墙角的幽梅，越了解，越欢喜，是“乍见觉欢，深知仍怦然”的珍宝；是我于溺水之际，抓住的那根稻草；是宇宙倾尽全力为我渡上的毛茸茸的橘光，是理想与希望的光；是我确信的，梦。

### 逐梦·衣带渐宽终不悔

特别喜欢《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里的一句话，“恰恰是实现梦想的可能性，才使得生活变得有趣”。都说有梦想的人永远年少，其实恰恰是因为年少所以才

有追逐梦想的勇气——怀着近乎执拗的心，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填报一本的机会，拒绝了身边亲友让我留在本地的提议，以一腔孤勇，坚定地填报了南艺。一切，不为什么，只为一份近似疯狂的固执，一份看似愚蠢的勇气，一份冉冉升起的梦。

保罗曾说过，“当你想要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合力助你实现愿望”。这一次，我有幸得到了命运之神的青睐，经历漫长而又焦灼的等待后，当颤抖的手点开网页看到“您已被录取”的通知后，我的内心却是出奇的平静。我们可以成为任何人，但最终我们应该成为我们自己，正如苍鹰有时会掉落在地上，但是鸡永远无法翱翔蓝天，因为不曾有梦，不曾有追逐梦的毅力和勇气。

### 圆梦·蓦然回首阑珊处

于是，在这风华正茂的年纪，在这橙黄橘绿时，我圆了我最初的梦——踏入南艺，得以用心去感受南艺的闷约深美。

不过短短月余，我便发现南艺的美，不是冀北莺飞、江南草长、蓬山陆沉、瀚海扬波，也不是兰藏幽谷、鸟鸣深涧、风月草木、皓月星河……

是那随风入耳的宫商角徵羽，是深入人心的诗书影画，是那蔷薇玉兰、琼枝玉树，是所有晴雨都同舟、所有言茶不言酒，是那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芽、如利刃之新发于硎的青春。青春之美，非现于桃面朱唇之艳，灵魂矫健之躯，而现于志士之气、遐想之境、激情之盛。

这份不息变动的青春力量属于每一个南艺人，追寻梦想的道路上，你我始终在不停奔赴——不断圆梦，不断追梦。

### 终章

我们的灵魂深处或多或少总要有这样一个地方——永远在海面飘荡，在半空中飞扬，永远轻盈，永远滚烫，不愿下沉，不肯下降……短短月余的相处足以让我确信，南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也足以让我相信，未来四年，它一直会是这样的地方。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当光阴把我带往远方，我相信南艺的一草一木，一

声一影，这细碎时光里的一切，寻梦、逐梦、圆梦的每一个片刻，都定将留驻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不会离去。

我们这届考生经历过新冠疫情大背景下的备考，的确很不容易，于我个人来说高考的滑铁卢属实是人生的一大遗憾，萎靡不振的那几天的确想过很多很多。但是或许换个角度来想，命运开的这个玩笑虽然不好笑，但也加速了我的成长。所以在遇到挫折和打击，试着告诉自己，如若结局非你所愿，那就在尘埃落定前奋力一搏，因为你要知道，更加强大的自己就在那里，马不停蹄的奔赴，终究会对得起自己。或许回首的那一刻，会突然发现，从前的些许光亮已生成丈许光芒，是独属于自己的，耀眼的光。请让我们用这束光照亮自己，温暖他人，共同汇聚南艺的辉煌！

——后记

葛阳，文化产业学院 20 级本科生。



三品雪华 《坠落》

## 南艺，我终与你相遇

◎ 刘宇辰

站在南艺这拥有百年校史，誉有不息变动之名的上海美专校门前，我不禁深深鞠了一躬，心中澎湃久久不能平息。南艺，我终于来了！梦寐以求的艺术学府终于为我敞开了大门。

2018年，我来到这里…

2019年，我又到这里…

2020年，我还在这里…

我与南艺深深的羁绊，还得从三年前追梦开始说起。

对于从小在艺校学习的我来说，舞蹈，早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早在我们中专时期，南艺舞蹈学院优秀的教学水平，创作和艺术实践能力就享誉舞蹈圈，全国各类舞蹈大赛总能看见南艺学子灵巧的身影。从那时起，我便很想来到这里，一睹她的风采。

2018年那个寒冷的早晨，懵懵懂懂的我来到这里，参加了每年都能成为新闻热火的艺考。然而那时的我没有意识到艺考是场多么艰难严峻的人生考验，考前准备、临场发挥、机遇运气缺一不可。最后很遗憾，我落榜了。不甘认输的我决定再来一年。复读这年，已经经历过一次挫败的我，清楚地知道，艺考，是座成才路上的独木桥，只有付诸大量精力和心血，才有从千军万马中冲出重围的可能。于是，2019年，我重振旗鼓整装待发，向我梦想的南艺再次迈出脚步。可却因为心理素质和所面临的压力等种种因素导致考场上发挥失常，只能忐忑不安地等着成绩的公布。果不其然，虽然达到合格线，但不在安全范围的榜内。如此这般，填志愿便成为难题，虽说之前考了一些别的院校排名还不错，但都只接收第一志愿，填南艺很冒险，与之再次失之交臂的几率很大，可我不愿放弃一丝的希望，怎么说也要赌一把。可惜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并没有降临，我再次落榜了。

那个暑假，我坠落在人生低谷，站在命运的分岔口，我不知该如何选择。看着身边的同学，有的进团，有的工作，有的选择了专升本提高学历，都早早为今后做好了打算。而我呢，好似挥霍了两年青春，没有一个归属地。这两年的压力也快把我压垮，好多次放弃的念头浮现在脑海，不断回旋。可当我再次打开南艺的官网，看着校园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发现她是如此活泼，如此富有生机，如此吸引着我。离我省高考改革还有最后一年，我为何不再拼搏一次！人生那么长，说放弃还太早，我不该止步于此。为了热爱的舞蹈，为了心中的信念与理想，这最后一次能踏入南艺的机会，我为何不紧紧抓住！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做出决定的晚上，如此漫长，却如此勇敢，如此坚定。我调整心态，鼓起勇气，迈过一切艰难险阻，开启了我的第三年备考。六个月的集训课程，一天六节的专业课，将近十二小时的课时，没有假期的放松，没有喘气的时间，直到脚跟发麻发肿，还依然拖着沉重的身体，不知疲倦地跳着……2020年，当我再一次身处南艺考场，已是心若冰清，波澜不惊。当我随着音乐起舞，整个世界仿佛只剩我一人，沉浸在舞蹈带来的情绪中，早已忘记自己正在考试。走出考场，与前两年考完时的紧张不安不同，此时的我如负释重。我望着即将离开的南艺校门，轻轻地说了句，再见。

随之而来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考完的成绩无法如期公布，没考的院校改为线上考试，高考也延期一个月，所有人都在煎熬中焦急地等待。而此时的我，内心却被磨炼得强大起来，慢慢放下执念。不再去苦苦追寻那个结果，而是学着享受追梦的过程，舞蹈的动人和那自由的灵魂……三年了，人的青春能有几个这样拼搏的三年呢，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看淡些，珍惜当下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

也许人生就是这样，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在我打算放弃期待，为自己谋求后路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就在那不经意的一瞬间，一纸红色占据了 my 视线，金榜题名四个大字面对着我，我又惊又喜，不敢相信，我被南艺录取了！我的南艺梦，实现了！

三年的追梦之旅结束，我微笑着谢幕，华丽地转身。走进校园，浓浓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洁白挺拔的美专大门，巧夺天工的雕塑，环境优美的图书馆，

还有那天空中飞舞的百岁泉白鸽，小后山上嬉戏的孔雀，都是如此灵动生趣。我深吸一口气，尽情感受着成为南艺学子的骄傲。未来四年，我将在这里，秉承着她简约深美不息变动的校训精神，追随着她日新月异的矫健步伐，开启艺术时代的新篇章！

刘宇辰，舞蹈学院 20 级本科生。



张雪 《自由》



2020年11月7日，逸品阅读协会举办“以书绘意”手绘活动



2020年11月12日，逸品阅读协会开展“逸品晨诵”活动



2020年11月21日，逸品阅读协会举办“最美的风景在路上”阅读分享



民通 行书扇面 黄惇 2021年



南艺图书馆



逸品阅读协会

一品阅读

2021年第一期（总第21期）

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74号

邮编：210013

<http://lib.nua.edu.cn/>